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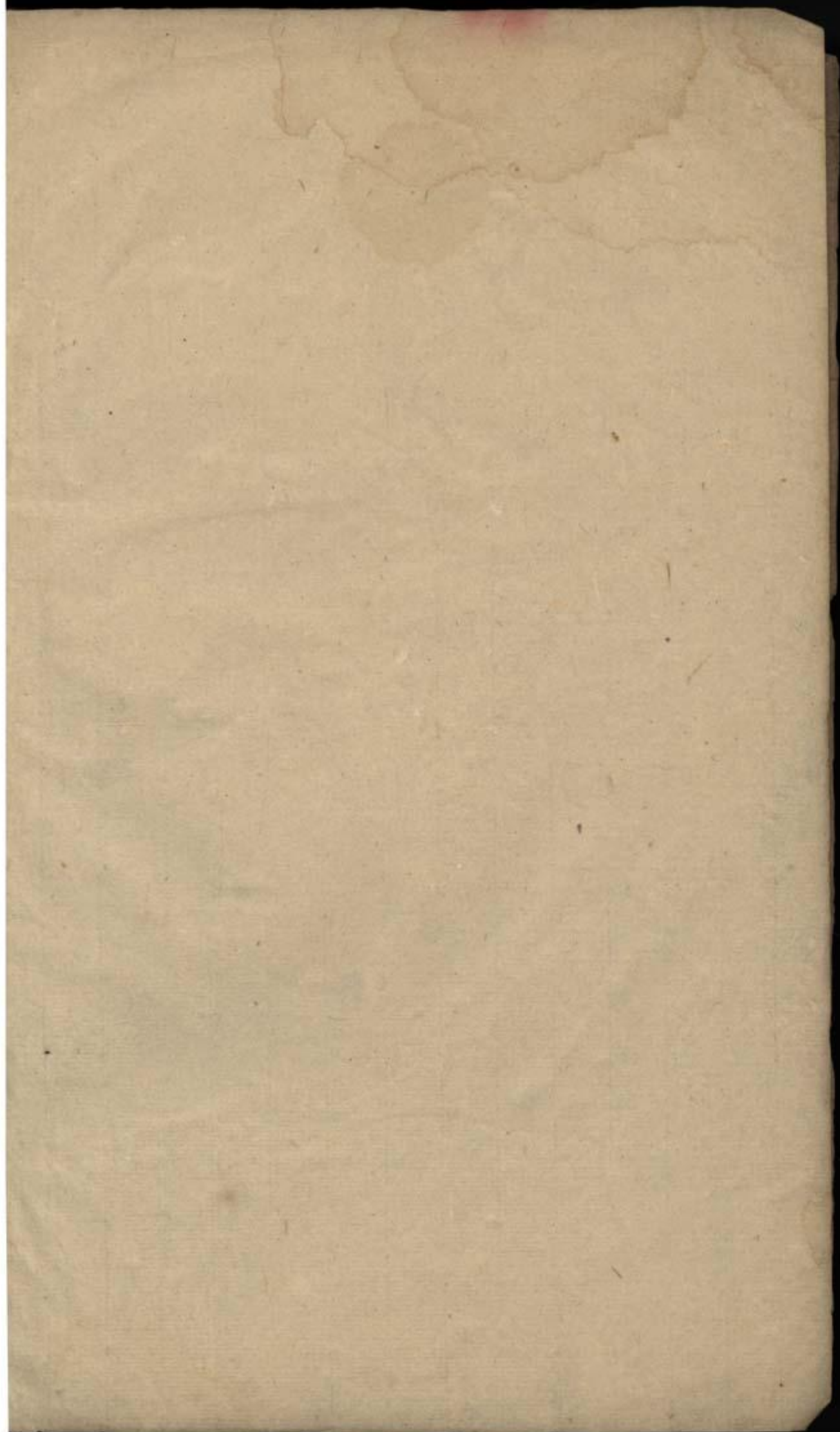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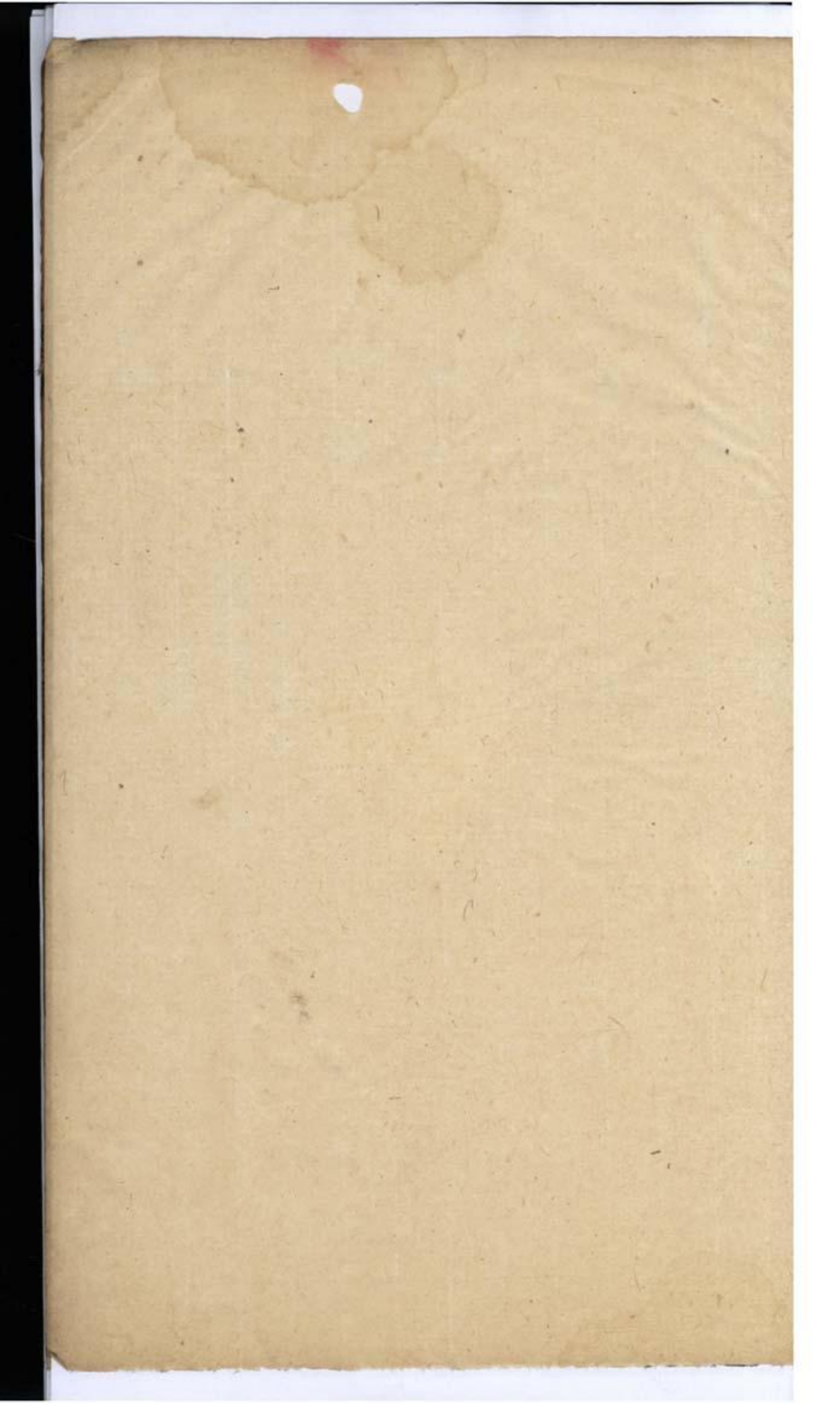
del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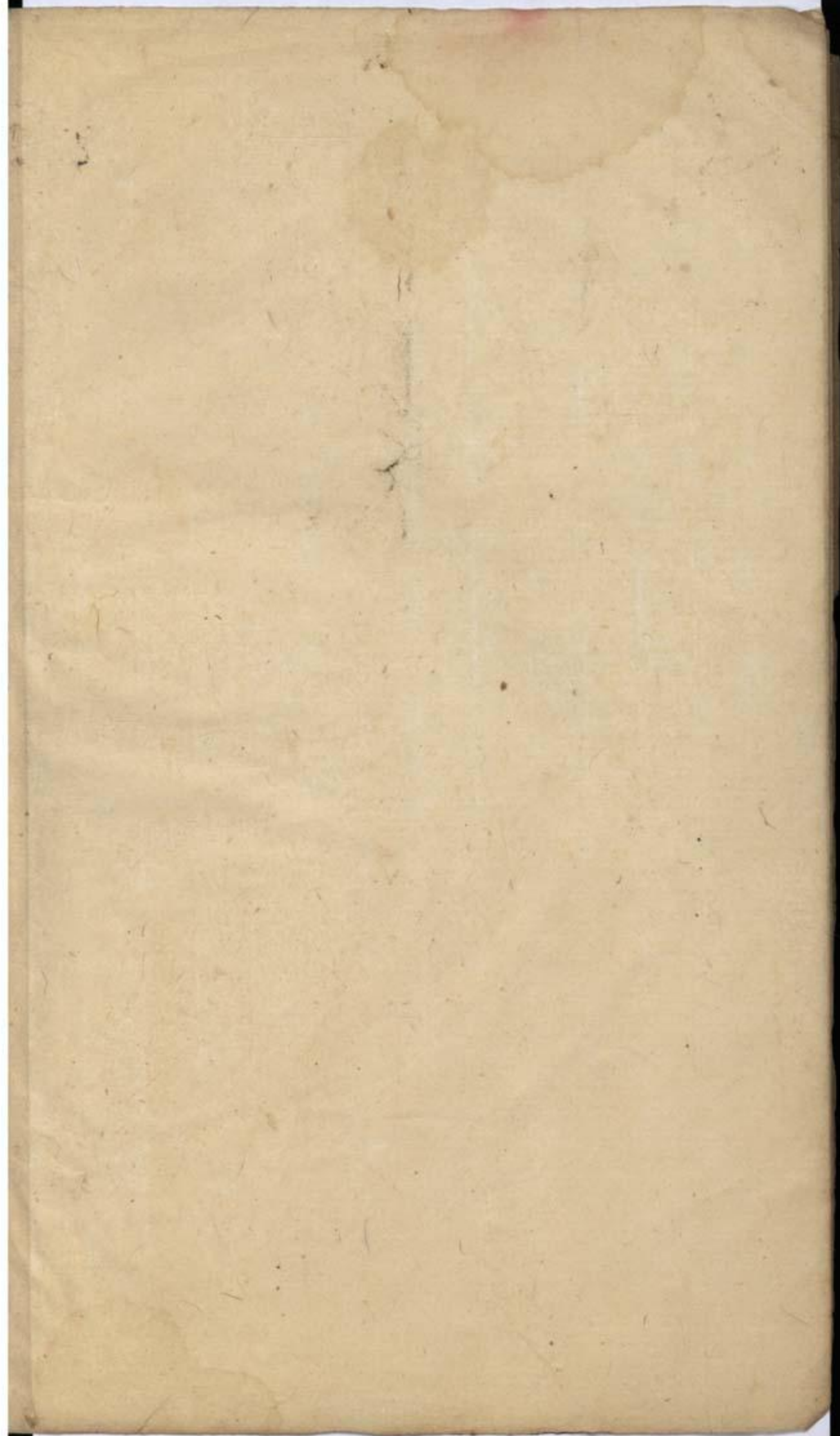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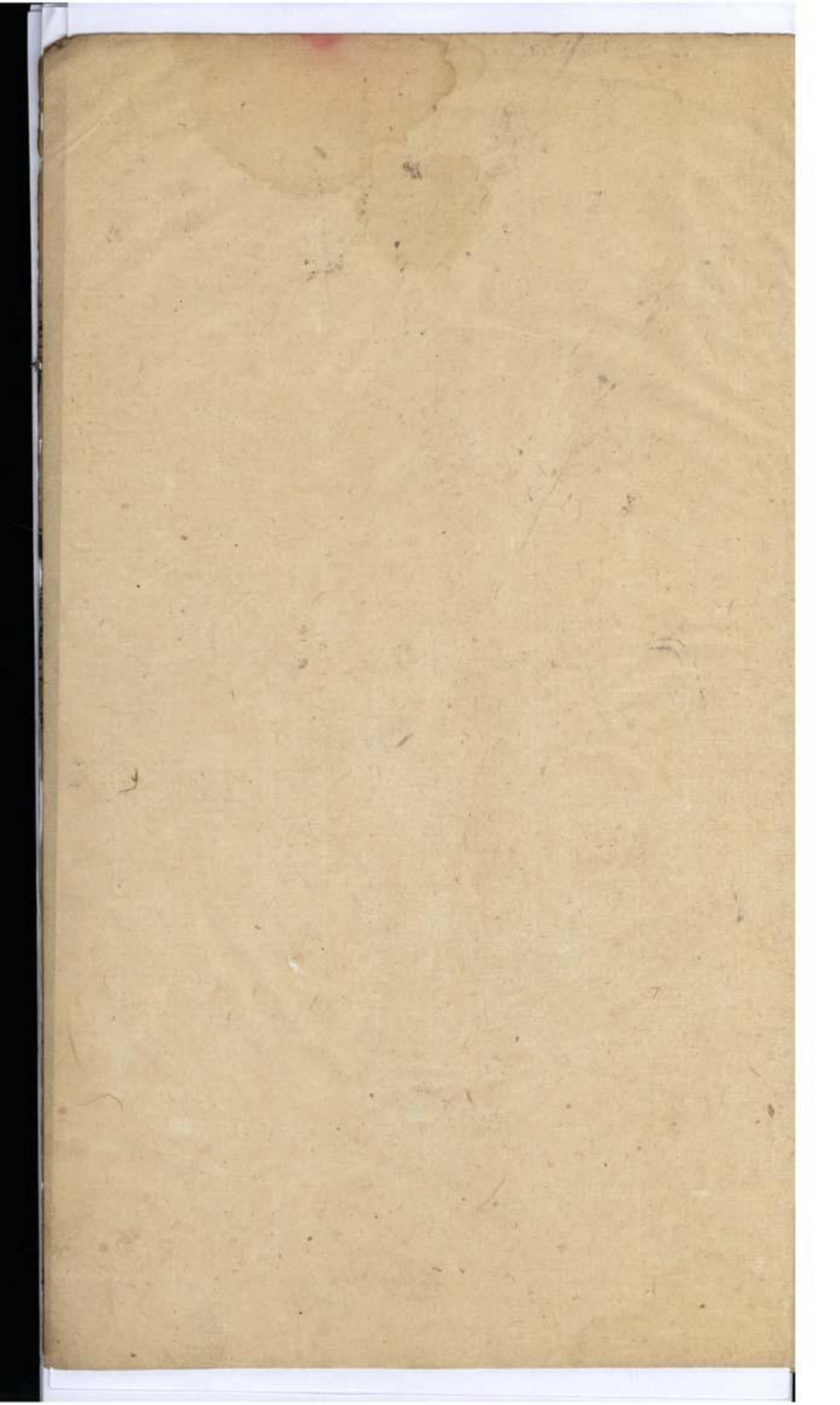
DE

册字02260122号 No.6230









抱一樂離樂
一可抱一
抱一出自何
璫言既五千
曰不舍效此
意並上南窗
莫肯嗚呼悲
夫誰哉大笑



通義自序

老子以淳樸之心出淳樸之言其功以
守中爲標的其用以反樸還淳爲究竟
語約而意精也言近而指遠也雖不務
美而美在其中是以後之文人才子極
力摩擬少有彷彿其語意者亦自許以
奇特彷彿其文辭之奇特者世不絕人
而反樸還淳者寥寥千載是亦不免於
空言無施雖切何補也雖然億兆中得

一人焉信而體之猶足以寄天心之所
在縱使五千言中有得其心聲之一二
者亦足以見人心之不死也况因文亦
可以悟道博極必將以反約孰謂蕩蕩
之世而無若人哉或曰老子有言失道
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
而後禮孔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
是之亡也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
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世降風移

淳古不可復也審矣老子之書誠哉其
空言乎余應之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以淳古之心而用今時之法雖今時而
淳古也是故推之四海而皆準施之萬
世而無弊焉者委之以不可復是棄天
下於無人且自暴自棄也曰淳古之心
何由而見曰赤子之心是也赤子之心
無古無今猶花香鳥韻喜怒哀樂自慊
而率其真者以此而交於人已之間吾

知是道也一人真淳則一家必應一家
真淳一鄉可以漸應一鄉真淳則一邑
亦必有感之而興起者此風一動推之
天下無難矣縱或不能遠及於鄉邦而
一家誠同於真淳也則禍變之來與好
爭好智者之感召亦必殊科此老子所
以明知天下莫能行而必諄諄焉者亦
望什一於千百也得之自髫年情頗厭
俗勉強習於時尚求其說而多不得也

聞取此書而玩之忽有見其先得我心
者久之乃信其原始以示吾真常要終
以開吾瞋悍不得已而有是五千餘言
也時以私見旁加轉語以寫我心及辛
而得事良知之學而有得於無始之前
益信同人於宗之所以各同人于野之
所以亨者不我誣也回顧轉語不免多
言之數窮不如守中之自然也乃盡付
之烟燼歲丙午洛陽尤西川

名時熙

宿我

於澣墅議及老子於是取其本文贅以
舊見相訂正尤曰可刺以共於人也遂
刺之逮今且二十年矣幼兒正定不知
余之舊見俱忘也謂余有莊子通義惟
老子乃一家言也轉語太畧無亦加詳
以從類乎余嘉其意不恤昏眊率爾成
此乃復蕪取舊聞之有助於我者錄成
一帙固知未免於多言而數窮有所不
計者自謂守中者能亮之也嗚呼靡於

文而真意泯智巧新而實行衰俗習之
敝莫有甚於此時者敝則新否則泰嘗
聞我

聖祖有曰此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
臣民之極寶斯言也其天機之發乎天機
既發鬼神必有默爲之鞭策以啓天下
之聾瞶使此經木鐸乎斯世庶乎不孤
我

聖祖懇切之意也同門陳君尚齊深喜愚見

之同也乃付諸梓遂述此於簡端以見
妄作之始終時壬戌秋仲朔旦靖江朱
得之書



讀老評

太祖高皇帝御製道德經序曰朕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信斯

旨也其爲經世之典無疑也惜乎當時如宋潛溪諸老祖述康成之餘波不能宣播德意使此經不得與論孟並行而與荀楊爲伍豈獨子長列傳之過哉

猶龍者尼父信老子而有是稱也後儒信



尼父而黜猶龍惡在其信尼父也噫信尼
父者非自信也隨孟氏子輿之聲也黜猶
龍者非自黜也隨司馬子長之聲也子長
不賢於子輿姑置弗論獨不思尼父信之
而我顧黜之是我賢於尼父也有謂後儒
願學尼父者吾必信之謂後儒賢於尼父
者吾不知其爲何人也願肆言者於此而
自諗無乃重於背後儒而輕於叛尼父矣
乎豈謂猶龍之嘆不出於尼父矣乎苟玩

乾之六位坤之上六而有得焉則見龍之
爲德非老子莫能當而猶龍之擬非尼父
不能得其情也

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
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詩曰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
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又
曰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
恒矣又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又
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鑒也如智者亦行其
所無事則智亦大矣知此然後可以讀老
子

莊子書曰老聃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
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
實余惟無者道之體有者道之用有無皆
常則體不離用用不離體矣立此志以自
淑立此學以淑人而又主之以太一則超

乎體用之外而不離乎體用矣一者常也
一而加曰太無常可執也懦弱謙下之德
人所共見人所共沾被者故曰爲表其心
空如太虛而不棄萬物不著萬物以爲實
功非善繼志者不能爲此言陽明先生曰
本體要虛工夫要實意正如此

管子曰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
言因也因也者舍已而以物爲法者也感
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呂

氏春秋曰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
擾矣因則靜矣太史公曰老子以虛無爲
體因循爲用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
也三子之言見於用者也但知因之爲綱
而不知道德爲之本李唐以後賢智自居
者紛紛詆訛箭射虛空豈謂老子之學不
及於今乎正惟甘功利溺心於口耳而於
天地之心未嘗復而見之也不見天地之
心則所言皆有我之所出故於無我之學

不能窺測又何怪乎疑訛之不免於天下也哉

法天之虛用地之下舉機以俟聖哲指效以歆凡庸此老子之大旨也

古凡稱經者其言皆天地真機付畀萬物永永無變易者也至如禮樂法度文章功業由此而出紀載以示傳者乃名爲傳後世訓經之義或曰常或曰徑徑者路也道也不易之謂常人物共由之謂徑是即篇

首常道二字而會其義故曰經外此則皆
功利邪謀欺世盜名之術叛常賊道以言
其學則謂之異端以言其書則謂之邪說
然則是書得名爲經也非過情矣孟子曰
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又曰
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斯亦可
爲常道異端之辯

老子憂世之言即其近人皆可以與能極
其所至雖聖人有所不能盡故其言曰吾

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夫
莫能者非不能也不肯也苟肯從其易也
夫人而可聖也遽期於極也非妄則欺也
吾知老子之憂未已也

先民之心廣如天也故芻蕘不棄先民之
言闡天心也故智巧不萌後世矜其智巧
視先民之言不及芻蕘者有矣亦豈復性
希天之學哉

天機只是過化凝神作聖之功只是所過

者化所存者神故聖人之言只摩寫過化
存神之方過化則機械不生存神則淳樸
可復學者於此默識而請事焉然後見老
子經世之志橫渠先生曰性性爲能存神
物物爲能過化又曰存神則善繼其志過
化則善述其事非達天機者不能及此
誦古德之言不知自立之地者其爲死諸
葛之所走乎

評止

老子

史記六十三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

地理志苦縣屬陳國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

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
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
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
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修道德其學以
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廼遂去
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
是老子廼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
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
周大夫也善內學察星宿

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
見其氣知真人當遇候物色而迹果得老子

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巨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

子令尹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

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

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或曰

老子生於夏帝孔甲之世沒於周顯王之末年未知孰是自孔子死之後

百二十九年徐廣曰實百一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

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

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

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

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

此云封於段干

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疑此三人是姓段干木也本蓋因邑爲姓左傳所謂邑亦如之是也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天下自列有姓段何必段干木耶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耶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老子目錄

附紀異

上篇

第一章

萬物之母 母下一有是字

第二章

作而不辭 作下一有焉字

第三章

聖人 人下一有之治二字

第四章

或不盈 或下一有似字 湛兮其
若存 兮一疊湛其一作似 誨之

子子下一

有也字

第五章

其猶橐籥乎 猶一作如

第六章

故能長久 久一作生



第七章

故幾於道道下一有矣字

第八章

功成名遂身退名一作事一無成名二字

第九章

能無離離下一有乎字下五句同能為雌為一作無生之畜之

一無此四字

第十章

有室之用用下一有是字

第十一章

人心發狂一無心字

第十二章

寵為上辱為下一本作寵為下一本作辱為下俱少一句

失之若驚此下一有是謂寵辱若驚

句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天下愛

以身為天下乃可托天下一本二句

可上並有者字一並作若可一並作

若可以一並作則可以寄託二字下一並有於字

第十三章

繩繩不可名 繩下一有兮字

第十四章

豫兮若冬涉川 猶兮若畏陣 鄰一無二兮字 儼若客渙若

冰將釋

一作儼兮其若客或作若容

渙兮若冰之將釋 **濁以靜** 靜一作定

靜之徐清 一無靜字 **乂之徐生** 一無

乂字 一作動 一作之一 作安以乂動

之 **故能不敝** **不新成** 故一作是以一

無上 不字一作是能敝復成

第十五章

各歸其根 各下一有復字

第十六章

不知有之 一作下 知有之謂

但知有君而已無 **繩** 譽之心

雖亦可通終於民忘帝力之風似有渣滓不若從不字則與民莫之令而

自均百姓皆曰我自然民曰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意義相合其次親之譽之親之一作親而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一無下其次二字信不足有不信言不上一有故字足下一有焉字由其貴言由一作猶一有兮字百姓皆曰我自然一無皆字曰一作謂六親不和有孝子子一作慈蓋以下文有民復孝慈之文也不知世無不慈之父雖六親不和而爲父之慈未嘗少減於其心若曰不然則國家昏亂句何止言臣蓋上四句論名起於失常故歸宿於臣子下三句論俗成於無爲故各指其感應正不必拘拘也

第十七章

如登春臺

一作如春登臺乘

乘兮若無所歸

乘乘一作儼

儼沌沌兮

一作純純我獨若昏一作

我獨昏昏漂兮其若海颺兮若無所

止一作忽若晦寂若無所止一作忽

若海一作忽兮其若晦飄兮似無所

止一作澹兮其若海貴食毋食下一

有於字一作而貴求食於毋

第十八章

唯道是從是一作之**惚兮恍**

窈兮冥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

兮字一無三其字句末一並有兮字

第十九章

飄風飄上一有故字**故從事**

於道者道者同於道上者字

下一無重出道者二字道亦樂得之

德亦樂得之失亦樂得之一本三句

並無樂字**信不足有不信**一本二句

俱有焉字其於道也於一作在

第二十章

強為之名一作強名之**而王**

居其一焉一無而字一作而

王處一焉一無焉字

第二十一章

柰何萬乘柰一作如輕則失根根一作臣殊無義一

作本俱與上文不應

第二十二章

善計計一作數

第二十三章

知雄守雌一以知白守黑句在前

第二十四章

凡物或行或隨凡一作故去甚去奢去泰一無去甚

二字

第二十五章

不以兵強天下兵下有善者果而已善上一

有故字已下一有矣字不敢以取強強下一有一焉二字是果而勿強一無是字一作是謂果而勿強有道者不處下一有也字舊有物壯則老是

謂不道不道早已十二字今刪佳兵
者不祥一祥下有之器二字勝而不
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而美一作
若美一無而字一無也字一作故不
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
也下樂殺人句上一有夫字不可得
志於天下矣可下一有以字一無矣
字偏將軍居左偏上一有是以字居
一作處言以喪禮主之一作言居上
勢則以喪禮處之一作言以喪禮處
之俱不通上文言主自將軍而來下
文言處泛論戰勝悲哀泣之泣舊俱
作泣今詳文義當作泣若從泣則爲
綴詞故妄改作泣讀者詳之

第二十六章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一無
樸雖小一句不敢臣一作

莫能臣也萬物將自賓萬物一作天
下民莫之令民一作人猶川谷之於

江海於

一作與

第二十七章

不失其所者久 所下二有守字

第二十八章

功成不名有一無此句一作功成而不居

而不為主

衣被一作愛養不為主下

一有常無欲三字萬物歸焉而常無

欲焉一作之為一作知舊無常無欲

三字有不為主三字今詳文義借改

正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一作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

一作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

自大故能成其大道之出口一作出

言是以聖人終不為大一句不同者

甚多不能悉校

第二十九章

柔勝剛二十句柔弱下一並有之字一作柔弱勝剛強

第三十章

不欲而靜 不欲一作無欲而
一作以將自正 正一作定

下篇

第三十一章

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
不居其華 一作處其厚不

居其薄處其實
不居其華

第三十二章

萬物得一以生 一本無此
句及下文亦無萬物無以

生將恐滅

句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

侯王一作王侯貞一作正

其致一也

一致下有之字

一無也字侯王無以

貞貴高將恐蹙

一作侯王無以貴高

將恐蹙

一本貞下有而字一無爲字

侯王自謂

謂一作稱故致譽無譽

車無車

車一作與一作舉一作至一

本無致譽無譽句一本無數車無車

句一本作故
致數車無車

第三十三章

萬物生於有萬一作之大
笑之大上一有則字夷道

若類類

一作類

第三十四章

或益之而損一無或字我
亦教之一作亦我教之一

作亦我義教之吾是以知無為之有

益一無吾字益下一有也字無為之

德德多作

益者悞

第三十五章

名與身孰親

第三十六章

缺一作缺躁勝寒靜勝熱
一作躁寒勝熱清靜一作

靜淨正

一作貞

第三十七章

却走馬以糞車一無此句多無車字罪莫大於欲

禍莫大於不知足皆莫大於欲得

一下句在上故知足常足一知足下有

之足二字句末一有矣字不行而至

至一作知

第三十八章

損之又損一作損之又損之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

取上一無故字常上一無者字德善

德信二德一俱作得一俱有矣字怵

怵為天下渾其心怵怵一作慄慄一

作歛歛一有焉字一無為字渾一作

混聖人皆孩之上

一有是以二字

第三十九章

民之生動之死地民一作人亦十有三一有者字一

無亦字虎無所措其爪牙一無牙字

一無後夫何故三字

第四十章

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一無夫
字命一作爵成之熟之一作

亭之
毒之

第四十一章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得一
作知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而民一作民甚資財有餘資財一作
貨財一作財貨是謂盜誇非道哉盜

誇下一重出盜誇二
字道下一有也字

第四十二章

脩之身其德乃真之字下
一有於字下四句並同脩

之邦

邦一作國按孔穎達疏詩序用

之邦國引老子云脩之邦其德乃豐

蓋漢世避高祖諱改邦作國唐初聚
書最盛猶有未避諱已前舊本也今

按韓非解老作修之

邦以邦觀邦是也

第四十三章

終日號而嗟不復而下一

有者字祥

一作妖

心使氣曰強氣下

一有者字

一無心字吾何以知天下

之然哉以此一無以此二字**早巳**一

作早死

第四十四章

不可得而親疏利害貴賤

有亦

字

第四十五章

淳淳一作醇醇**禍兮**所

一並有之字

倚福兮禍所伏二所字上

作人迷下一有也字固久一作固已

久矣**以正治國**三句下**以此**二字或

有或無以鄙見論之有此二字文氣

便覺寬平無此二字則氣促而反費

辭說也

第四十六章

是謂早復謂一作以復一作作服深根固抵抵一作蒂

第四十七章

聖人亦不傷神神一作人

字可疑解者疑此二句為下章之首謂與下大國相應與此天下不貫也

第四十八章

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牝字以靜乃下一

無此句一乃作為一作以其靜為之下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

下一無夫字大上一無故字

第四十九章

善人之寶寶上一有所字示一作市古之所以貴此

道者何也何下一無也字一無何字有罪以免邪罪下一有可字

第五十章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一無二其字天下難事必作於

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二下字一
並有之字其脆易破破一作泮是以
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一無
是以二字一無聖人二字

第五十一章

亦楷式能知楷式楷一並
作稽能一作常乃至於大
順此句上一本有然後二字一無於
字一作乃復至於大順

第五十二章

以其善下之一句下一本
有故能爲百谷王句欲上
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
民一並作人必以一並作以其民不
重民不害民一並作人樂推下一有
聖人二字

第五十三章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一
本我下有道字其細也夫
一無也字一無夫字保而持之保一
作寶一作持而保之器長一作其長

第五十四章

善勝者不爭勝下一有敵

字爭一作與仍無敵仍一

作仍敵幾喪吾實敵下一有者字

一又有則字

句末一

第五十五章

則我貴矣一作則我者貴

章末一有是以不病四字

第五十六章

大威至矣一本句首有則

字句末無矣字無押其所

句狎一作挾

第五十七章

坦然而善謀坦一作繹疎

而不失失一作漏

第五十八章

民不畏死民下一有常字

嘗有司殺者嘗一作常一

無有字一本同下有殺字夫代司殺
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一作而一無
謂字一作夫司殺者是大匠斲夫代
大匠斲希有不傷手矣希上一有者
字一作希不
自傷其手矣

第五十九章

以其求生之厚求一作生
萬物草木之生一無萬物

字堅強處下堅上一有
故字強下一有大字

第六十章

不足者與之與一作補損有
餘而補不足一無而字孰能

以有餘奉天下一作孰能有餘以奉
天下其不欲是賢邪一無邪字

第六十一章

莫之能先先一作勝故聖
人云一作是以一作是故

人下一有之言二字正言若反或作
下章首句或以此句別爲一章

第六十二章

故有德司契
一無故字

第六十三章

什伯之器
伯下一有人字
雞犬之聲
聲一作音

第六十四章

聖人不積
句上一有故字
天之道
句上一亦有故字

嘗考河南陝西石刻本經篆文原無分章後世讀者各以意見列爲次第又或取其章首二字爲名意便於記誦而已今欲附見諸本異同故仍爲目錄以俟明者參考

目錄
終

老子通義凡例

朱得之著

一此書古註雖多至千家註本而止予所企

及而能信者元儒林膚齋

名堯叟字希逸

口義

書名

吳草廬

名澄字幼清

註

書名

近時薛西原

名蕙字君采

集解

書名

王順渠

名道字純甫

億

書名

而已然以鄙

見觀之四君亦有未同者如知雄守雌將

欲喻之以正治國生之徒之類義頗相遠

至如方士李道純者專以三元牽合附會

名曰道德會元則去老子之旨尤遠矣然

於素位而行思不出位之義雖愚所信者
若猶有未得也是故率其妄以通其義

一世傳此書文字間有不同其關大義者畧
紀其異附于目錄各章之下以備參考

一凡註采諸家之善者直標姓氏見其造詣
之所及也其與鄙見同者參錯成章不復
識別其或稍落意見者不錄亦區區尚論
尚友之意

二分章莫究其始至唐玄宗改定章句是舊

有分章而不定者是以有五十五

韓非

六十

四

孔穎達

六十八

吳草廬

七十二

莊君平

八十一

劉向諸人或謂何上公

之異又有不分章

如王輔嗣司馬君實

者今以意逆志凡其意本托始詞復更端者固當自爲一章至於語斷而意未盡與下文脉絡相貫者亦古文體也今一章之內時有此式如天地不仁章之類用是聊爲區別定爲六十四章適合穎達之數云一天下字有虛有實如天下之大本達之四

海而皆準之謂虛語也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實名也老子言天下字類多虛語

一古文語有似斷不斷似續不續者詞章家以爲冷語頓挫語非善詞章者不能爲老子之書此義尤多讀者宜默識之

一老子尚道德而黜仁義非黜仁義黜其跡也世儒黜老子未究其蘊也竊嘗爲之說曰道者無方之仁仁者有象之道仁而不道者有矣未有道而不仁者也故通義之

指歸大約在此而世儒之說不能悉與之
辯亦望虛心者因是而有悟也

一先儒攷攢經語

如後得主而有常增利字
幾者吉之先見者增凶字

后以財成天地之道無所取材俱攷曰裁
親民攷新民身有攷心有命作慢加作假
五十字作卒聞韶三月中增學之誠不以
富亦祇以異曰錯簡子曰字與在下位不
獲乎上一條
爲衍文之類不能悉引皆以求其說而不

得而自爲之詞者今余於此籍中亦以私
見攷泣爲泣疑烹爲育其是與否惟善讀
者有以深察之爾

一愚茲通義悉出已見蓋諷誦之久時有所覺而標識之非用結構也故語多無次及後徐考諸家註釋各率一見未有定說故余嘗有跛者盲者聾者同玩元宵之喻跛謂地不平盲謂燈不明聾謂鼓不鳴因疾成說非一德內純者不足以盡其蘊也

凡例

畢

老子



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弟庶之

叅校

唐書老子裔出臯陶其後爲李唐唐高祖初受隋禪過亳祀太上廟是也老子所著書相傳名道德經又謂其騎青牛出關不知所終及考莊子書載老子死其友秦失吊之三號而出然則稱經者後學尊之之辭曰不知所終者方外士欲神其事而誣之也管子曰虛無無形之謂道化育萬物之謂德先輩之擬名義必在此其詳見史記列傳

上篇

篇分上下猶易之分上下也唐玄宗註本名曰道經德經不爲無義但似過於

拘執爾今考之上篇雖有玄德同於德常德之言要皆指道之在人者言也下篇言德即就人之行實成象者言也其言道亦

人體道之方如此也。漢書藝文志。鄰氏傳。氏徐氏三家俱有老子經說止分上下篇。則從上下為篇。總曰道德經者是也。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

所刊

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

本來如此。人能

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皆不可名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恍惚窈冥

有生於無

此章合天道人事而立言。實貫通篇之義。首句三道字。初該百氏。次言遵行。猶道中庸之道。有蹈字意。末指天載之機。次句三名字。義畧同道。以行言。名以言言。凡天下之為道。有跡可守。則有方有體。真常之道。無聲無臭。可行而不可守。可悟而不可見。是以百家所自信者。非常道也。凡天下之物。有形可名。則一。

定不易真常之名。無方無體。隨時變易。是以萬物定名。與未著物者不同。故曰可名非常。此此二句。乃一書之綱領。上句虛。下句實。後此皆論名之爲用。而通則寓於言外。無名有名。二句又推原可名非常名之意。言天地者。蓋舉萬物之始也。言天地之始者。蓋要於無始而初有始也。此明天地間道理本來如此。即下文人事而可見也。故人之有志者。虛靈之地。常如空洞。正欲見此無名者。萬有莫不體具。即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也。神明之區。常應不辭。正欲見此無名者。萬法所從出。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也。莊子所謂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是也。無言寂有言。感寂感同。特有體用。無先後二欲字。言志欲如此。二觀字。言良知妙字。言體之蘊心也。竅字。言用之行意也。兩者指有無有無非二。謂同出異名。正謂體用一原也。玄者幽深隱微。望之無窮。即之無地。即不可道。

之物也有無之義反觀此中可見寂然不動之時無而未嘗無也感而遂通之時有而未嘗有也故曰同謂之玄然有無既已深微不可指名而此玄微之體亦復不可指名此正萬有所從出生生不窮之機可見無名為天地之始有名為萬物之母也此妙字即上文之妙散為萬物之體者此門字即上文竅字竅即幾初動而言門則萬機由此而出者與同出異名出字義相應

右第一章

天下皆知美之物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事為善

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事易相成長短相形

高下相傾勢音聲相和形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

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

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

不去。

此下皆申可名非常名之義。因以見可道之非常道也。今夫一物人知其爲美。似亦無害。然天下知其爲美。實由一人始之也。至於天下皆知其爲美。則爭奪之風起矣。爭奪風起。非惡乎。今夫一事之善。亦人之長也。苟有人取其善。未爲不可。然天下知此善爲人所取。則倣效技巧而淳樸之風日斲。日喪。非不善乎。衣室適用。美也。錦繡山藻之風。則惡矣。孝廉善也。善毀受爵而賊世。避兄哇鶩而亂倫。則不善矣。循是而往。如孝已。務光。鮑焦之徒。百行皆然。世道交喪。實原於此。二皆有其美善而不能忘之之故。然必要於人而後見。是將

迎之說而非天機不容於瞬息之見也。即今一念見美見善。合下著物。即貪爭之根。故曰斯惡斯不善。故有無相生。及下文難易相成。五句。舉物理相因之必然。以例美惡善不善之相感。雖若泛言其實有無句。是本下五句二篇內每每相應。善讀者當有覺也。是以聖人未嘗不處事也。而貴無爲。未嘗不行教也。而貴不言。無爲不言。觀妙於常無也。處事行教。觀微於常有也。何以見其常有而常無。今萬物萬事皆聖人之所曲成。物得其生。而聖人不自有其德。事得其成。聖人不自以爲功。此由聖人之心不住於所事。過化而存神也。惟聖人之心於事則過化。所以其神常存而不去。終爲萬物之主。此正無不滯有有不離無之實。彼見善美而有之。則好名好利之心由此而生。故下章舉機以明之。

右第二章

把持好名之病

好利之病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

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虛其心實

此上汎論原理下皆實之以事也

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

智者不敢爲爲無爲則無不治

但

此承上原其不居功之機也民者對己之稱通上下而爲言民之不爭非禁之也由於我之

之不尚賢民不爲盜非威之也由於我之不貴異物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使我於世見有可欲則此心紛然必至於尚賢貴異物何以成不爭不盜之風不禁不威無功也聖人之所事者不尚賢不貴異物務在此而功成於彼此所以不居功也虛心實腹弱志强骨又申不見可欲之功虛心者一塵不立實腹者息息有

養此養性也。弱志者不敢加人。強骨者任重。不倦。此律身也。聖人以身率民。如此是以常使民淳淳然無知。無知則無見。無見則無可欲。故不起尚貴見之弊。且使智者不能穿鑿以起種種法制。此聖人雖無所不爲。實惟行其所無事。是以隨其所至。萬物莫不安和。條理而得其所也。治者非止治世。蓋盡自治之。友而感者。自應無適而不然。爾猶曰天下歸仁。

右第三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足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

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其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上章言人之體道。此章言道體之在人者也。

故就人心可見處直指明之。即無名爲始之物。挫解和同人事也。言道體本冲虛和粹。隨應隨竭。若不足於用者。然而淵靜深微。萬物莫不資之以爲始。又若爲萬物之主者。此二句以無而實有爲呼應。若曰。即一應不見其有餘。酬萬感不見其不足。此意何從而見。蓋吾身者。道之軀殼。吾心者。道之精神。德行者。道之英華。嗜欲者。道之塵垢。反觀內照。一念之動。道之銳也。百感交加。道之紛也。美善顯著。道之光也。不絕嗜欲。道之塵也。人能息念挫道之銳矣。感不留跡。解道之紛矣。韜晦自守。和道之光矣。混俗居常。同道之塵矣。銳獨也。紛衆也。光淨也。塵垢也。盡忘其衆寡淨垢之念。然後天人合一。恍恍惚惚。似有一物存於知覺之間者。此言道之體也。當此之時。雖欲窮其始。無可端倪。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夫帝天君也。帝之先。生帝者也。又曰。誰之子。則生帝者之先。又欲誰何乎。此則無

始之謂故曰天地自我立其餘安足論章內
或似若象云者皆形容道體之恍惚非有無
可擬也首二句言本體次四句言工夫湛兮
句言人既得道之意與首二句應末二句又
原其真無之
所以爲有也

右第四章

天地不仁^乎以萬物爲芻狗^若聖人不仁^乎以百姓
爲芻狗^{若何也}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
而愈出^{今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吾能守中}谷神不死是謂
玄牝^{母養}玄牝之門^{生母者}是謂天地根^{帝之先}綿綿若存用之
不勤

竊徇者束草爲形用之以祭祭畢而棄之適
聚而有適化而無其有其無皆非真也皆無
情也橐籥者冶鑄所用嘘風熾火之器爲函
以周罩於外者橐也爲竅以伸氣於內者籥
也橐象太虛包含周徧之體籥象元氣流行
不息之用玄者幽深杳渺望之無窮即之無
地之謂牝者虛而善受生而不息之林玄牝
云者狀此中虛而無涯常翕受而有敷施之
德指天德良知也此章文勢四段語若不相
涉而意則默轉者讀之數過亦未領會諷誦
久之乃有一線可通諸家註釋只就逐句觀
之儘有可取其如通章指歸何竊謂此承上
章推原象帝之先惟守中者能得之也只守
中是實地工夫其文前三節節節倒原後一
節引證也天地不仁四句淺言粗疏萬物非
天地不生何以謂之不仁蓋天地一氣屈伸
而成兩儀遂相摩蕩而有生生之機萬物之
生也適聚而有其化也適散而無生化不著

於情。有無莫定其跡。殆若芻狗然。是天地未嘗有心以仁之也。聖同天在已。如嬰兒視百姓。如孩提。未嘗以知識交於人。已之間凡其有形有爲。亦若芻狗不眷眷以留情。此言天地聖人情順萬物而無情。所以謂之不仁也。何物以象之。今夫天地之間。生息之機。猶冶鑄之造物也。虛而不屈。以體言。動而愈出。以用言。惟其橐之虛而籥之化。化者常伸。故其籥之出而橐之生。生者日富。是天地聖人之於萬物。無仁可見者如此。今之好爲多言。以術智者。由其不知天機。虛而愈出。是以至於屈而數窮也。我則以爲不如守吾湛兮若存之中。則無好言之意。虛而不屈之體。常存動而愈出之用。不息何有於數窮哉。古語谷神不死。云云。正謂此也。蓋守中者存神也。存神則中虛如谷。無始無終。無方無體。生生不息。是謂玄牝門者。謂物由之而出。根者謂物由之而生。皆指至虛之體。常應常靜。未嘗斷滅。

乃天地從生之竅。惟守中者得此虛無之理。爲萬物之宗。綿綿者往而不絕。若存者恍惚之際。雖若有物而實無所有也。此機流行於宇宙間。莫非自然。無所勞者。此天道也在人。道又當知以不勤爲用。所謂無勞爾神。無搖爾精。惟施是畏。乃得存於綿綿。而天地之根於我乎。把握矣。此所以不仁萬物而萬物無不囿于其仁。不待多言而至數窮也。數窮者千言萬語。只是說他不著。又說他不盡。惟默而識之。則有躍然於心目之間者。故曰予欲無言。此惟守中者用之。若不足而實具造化之樞紐也。王氏曰。多言數窮。二句。迺老子自危自戒之言。道本不可言。而斥之以不仁。道本不可名。而狀之以橐籥。知者固得意而忘言矣。不知者不睹其真。而徒與我哢哢也。則吾說窮矣。中也者。虛也。無也。不可執且名者也。守此則心思路絕。言語道斷。其何窮之足慮。老子著書談道。而其言如此。則其不得已

之心爲何如也。後世學者果不得於芻狗百姓之言而遂疑其有土芥斯民之意。且曰申韓之慘刻原於道德。自馬遷而已然。況其他乎。此即多言數窮之一驗也。薛氏曰顯其因應之妙。用藏其虛。無之實體。此谷神之所以爲神也。愚按二叟之言雖於本文未切。亦自有味。

右第五章

舊本二章今合爲一章。谷神不死。已下。列子謂爲黃帝書。

蓋老子引古語以證橐籥不屈愈出之喻。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存主外其身而身存。先訓主也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大道無私。天地聖人亦無私。此節首言天地無容心而能久。以起聖人無容心之業。天長地久四字亦古語言。世間長久之物莫有過於天地者。天地生物而不自生。莊子有言。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此謂不自生也。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此謂故能長久也。王氏曰。彼所謂居無事者。果何物邪。天不自運。地不自處。而居無事者。方且爲之主張。爲之綱維。爲之推行焉。居無事者不變。則天地亦不變。居無事者不滅。則天地亦不滅。天長地久。職此而已。聖人者。觀天之道。執天之行。後身外身。握居無事之機者也。且人欲身之尊也。而先人。則人必有與我爭先者矣。欲身之存也。而外人。則人必有與我爭存者矣。是不可以言居無事也。不可以言不變不滅也。聖人知其然。非故後其身也。不敢與人爭先也。非故外其身也。不敢與人爭存也。居無事而已。卒之其身之先。

也。上爲皇而下爲王。天下莫有先焉者矣。其身之存也。參日月而配天地。天下莫有久焉者矣。愚謂後其身者。凡所以安天下之人者。莫不汲汲焉爲之。而置其身圖於不急。如禹之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是也。外其身者。凡所以周天下之用者。莫不疊疊焉圖之。而忘其身之困於敝。如禹之手足胼胝而不知勞。是也。卒之地平天成。黎民懷之。先孰如焉。萬世永賴。曆數在躬。存孰如焉。後身外身。無私也。身先身存。成私也。

右第六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水不自多且處衆人之所

惡。故幾於道。水善者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

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此身先而存也

此承言後身外身之心如水之不爭也。今夫水灌溉澣濯有利萬物之功甘處卑污而未嘗見忤於物。此水之性本近於道也。上善者亦然。上善猶云至善隨寓而安不分夷險居善地也。靜默而湛不昧妍媸心善淵也。順物廣濟無所係吝與善仁也有觸而響不詭不異言善信也。正以理物稱情而施政善治也。泛應曲當方圓無礙事善能也。凡此皆其動之善時行止當可忘已忘物未嘗自多其所。有以求勝於物內無爭而外無尤。是以身常先而常存也。人惟好惡太明刺核不恕不免人我對立而有爭端。所謂與接爲搆日以心聞怨尤所以不免也。上善之人豈其然哉。

右第七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

不盈

上原理金世

玉蒲堂莫之能守

下實以事者以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

名遂身退天之道

況於人乎

此反言以承上文不能若水而取尤者由於驕盈之氣致之也獨不觀夫持盈揣銳之事乎凡持水者盈則溢不如不盈之可久雖鋒之類銳必折不如不銳之可保此物理之常也今之金玉蒲堂可謂富貴矣莫之能守者以不知進退驕盈而自取咎也咎者莫守之故驕者取咎之媒苟知後身外身之可長久也則功成名遂者又何驕盈以取遠天之咎哉生物之功成而得名爲秋秋退而讓夏歛物之功成而得名爲秋秋退而讓冬四時代序過者即化是天之道也人於功名之際九仞一簣之虧時當止吾即止矣方覆一簣時可進吾亦前矣無係吝無畏難也況有成就足以自憚又可居功而不退乎林氏曰其成

其遂亦隨其所有之大小爾。纔有出位之思。又何有於成遂。

右第八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滌除
玄覽。能無疵。愛民治國。能無爲。天門開闔。能
爲雌。明白四達。能無知。生之畜之。生而不有。
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主是謂玄德。無跡可名

此言無我之極功。營氣血也。素問曰。血爲榮。氣爲衛。此營字則無言者。省文也。魄。形骸也。一神也。曰載。曰抱。以神載形。神常自守。形神不離。始爲抱載。載以體言。抱以用言。不離。無間斷也。纔離。即非抱。非載矣。故曰能無離。自省之辭也。此句是綱。下五句是目。猶乾之六

又此則潛龍勿用也。抱一之功。何如專者。不移不貳也。致推極也。抱氣極其柔弱如嬰兒。在母腹中。純氣自守。絕無知識。纔不如嬰兒。便有發露處。有一毫發露。便是副氣。便粗而不專矣。獨觀性命之微。玄覽也。學造於此。已非世俗之知解矣。然存而不忘。則亦成妄見。反爲真性之障也。必滌除之。使無絲毫留於胃中。此上言存神修己之道也。愛民治國以下言過化及物之道也。物各付物。無爲也。纔出我見。即有爲矣。此句又下二句之綱。故即無爲而推言其功。陽舒陰慘。威福予奪。吾之天門開闔也。常以虛受爲事。則非作好作惡矣。君子能通天下之志。明白四達矣。然常因物之情。不作聰明也。六句各就本句指病。使之常常自省也。生之五句。鄙見直以爲衍文。與下篇道生之章重出。中二句又與首章重出。在本章頗無義也。今強爲之解。亦承愛民治國而言。無我之德如此。故下文兩章前章

舉有而能無之爲貴後章
舉有而著有之爲弊也

右第九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

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苟見其利而不達其用則我爲物用矣

此因人妄分有無爲二而不知其本相合而
不相離也故即事物之易見者以明之輻輪
中木之直指者下有畱以指輞上有爪以輳
轂輪輻三十考工記日以象月日是也轂居
輪之正中而爲輻所輳者無則當轂之空以
容軸而利轉者也名之曰藪埏和也土黏曰
埴和土爲器陶者之事無者器中空處受物
者也牖窓也所以通明戶人所由出入者也

無則戶牖及室之中空處皆是也。車也器也。室也皆有也。天下之所賴以濟者也。故曰有之以爲利。立成器以爲天下利。是也。車之受軸器之受物。室之受明。皆在無處。是無又三者之所賴以成其用者也。故曰無之以爲用。萬法生於無。是也。據吾心體之常無者。體也。有者用也。故首章亦云。常無觀妙。常有觀徼。而此乃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似與首章意相反。蓋道之體用。不可以有無爲定。見無固道之體。而有常資。無以爲用。有固道之用。而無則因有以爲體。此云有之爲利。無之爲用者。二之字。蓋互相爲指也。猶曰。有其無以爲利。無其有以爲用也。是有之中。即藏乎無。非外有而有所謂無也。無之神。即寓乎有。非舍無而能用乎有也。

右第十章

舊二今一。王氏曰。世之執有者。見器而不冥道。徇物而不

能化以之爲已則淫僻者縱欲以傷
生脩飾者行名而夫已以之爲人則
上焉者多政法以亂人之性下焉者
拂百姓以從已之欲是固古今之通
患而有道者之所深憫矣及其知此
而欲矯之以老子之說則又泥空而
著於空居有而棄乎有卒之滅棄禮
法幽沉仁義既敗其身而因以亂亡
人之國家如晉人者斯亦豈老子之
教端使然哉蓋老子曰三十輻共一
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是欲以無而用
車非欲舍車而專用手無也曰愛民
治國能無爲是欲以無爲而治國非
欲外國家而專事乎無爲也老子之
道有無不二如此是即所謂允執厥
中者也豈晉人之所能知哉晉人借
無爲之言以文其放誕之弊而世儒
不究其端不訊其末竟歸其咎於老

子既已誣矣王荊公乃復爲之說曰
無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有者萬物之
所以成也聖人惟務其成物者不言
其生物者而老子反之是不察於理
而務高之過又曰治車者知治其轂
輻而未嘗及於無者以無出於自然
可以無與也轂輻具則無必爲用矣
如其知無爲用而不治轂輻則爲車
之術固已踈矣凡荊公之論如此自
今觀之由前之說則有與無也不惟
判爲彼此二事抑且斷爲前後兩截
其於聖人體用一原有無不二之道
既不同矣由後之說則治車之始末
始有無也車成而後以無爲用是無
乃出於有之後而與所謂生成之說
未免自相矛盾也其何以議於聖人
之道也耶且吾嘗觀治車者其於受
軸之數先矩而後規左芥而右鑿極

其目力竭其心思比之轂輻用力殆
相半也以爲此處一差則不可以合
轂而行遠矣何嘗止治轂輻而不及
於無哉楊龜山論荆公以爲離內外
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
之務皆出於私智之所鑒可謂深中
其病至以爲原於老子則許之過矣
即此言觀之荆公蓋未嘗闔猶龍翁
之藩也况堂奧乎余惟荆公生於臨
川順渠主於兖州其於車之製固有
想像親見之不同矣至於立論大旨
吾猶有疑焉今之誦法古訓者必心
古德之心體古德之道乎抑徒襲其
說以誇論辯之高也如將心其心也
日用飲食觀妙觀微復吾嬰兒而已
矣又何暇於辯人已之得失哉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

爽馳騁田獵

志壹動氣氣壹必動志也

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

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

內充

故去彼取此

外美

物有神無

此言滯有之弊也人之五官本通達耳目心
知味纔有嗜好心即惶惑至於見難得之貨
貪心生而庶耻忘是行妨也此皆不知有之
非真無之不變遂至於不察內外之重輕不
明理欲之消息故也聖人則不然爲腹不爲
目務自慊於中不求美於外養性寡欲而已
五官應感莫先於目故與目以該其餘去彼
取此者去盲目之色而取無視之明也餘傲
此惟化物之有存神之無殆一而造玄德
矣

右第十一章

此上三章載營魄無我之
功三十篇言無之不能不

爲用也此章言著
之弊以終玄德之旨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上，辱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託天下。

首二句相承。疑亦古語。下文自解。患即所驚者。貴重也。身者。吾之所貴重。莫加焉者也。今以外物之得失爲寵辱。驚而患之。是重大患與身同也。故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意在無我。則患難夷狄得失窮通無入而不自得也。故貴此身。視爲天下之公物。則寄跡於天下。而無驚無患。許由者是也。愛此身與天下同。其不忍傷之情。則受人之托。以天下亦無驚。

無患。舜與伊尹者是也。我無心而物無疑。優哉游哉。何患之有。此即前章後身而先外身而存後。篇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之意。混俗和光。則寄此身於世而無礙。不見可欲。則天下託於我而無疑。此二句只形容及吾無身之意。舍第庶之讀此章。謂下篇云聖人自愛不自貴。則貴與愛固有不同。本章云則可寄乃可託。語意不無深淺。貴以身爲天下。猶未忘身者。故但可寄而足。愛以身爲天下。則無身矣。乃可託也。雖俱明無患之意。而深淺不同。此章詞無華而意則出於忠信。所謂信言不美也。

右第十二章

視之不見曰夷。聽之不聞曰希。搏之不得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名在上不儼。

在下不昧。繩流行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

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忽恍。迎之不見其首。無始

隨之不見其後。無終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

古始。是謂道紀。

此承上以狀無我之德而起下文古士之深
微也。夷希微就人有知處立名。反而觀之。不
可思。不可議。故混然充塞於兩間。極高不見
其明。極卑不見其暗。流行不息。而無狀可名。
故曰復歸於無物。本無狀無象。而名之曰夷
希微。是狀其無狀。象其無象也。然此三字亦
是恍惚之名。若究其極。則無始無終。此開闢
以來所有之物。人能執守以御吾心之應變。
世故之紛拏。則知古不異於今也。豈不謂此
人爲道之紀載乎。

右第十三章

古之善爲士者

此言爲學者而著故曰善爲士入曰佐人主

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

可識故強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

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廓兮

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靜之徐清

孰能安以久久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

唯不盈故能不敝

無滅無生也

不新成

此承上言古之執道御物者得恍惚不可詰之機其神內守英華不露淵微之德難識難名觀於心跡之間柔順敬畏其心之畏若冬涉川且若冰將釋臨深履薄也其敬若畏四

鄰不敢輕動。且若客之臨。如見大賓也。其守已也。惟誠其待物也。惟虛。渾然與物同春。此古士之善者。今也孰能於濁之中而能靜乎。靜則不淆於濁而能清矣。孰能安於靜而持久不變乎。久則天機活潑而自生矣。欲保此久靜。以復柔順謙虛之德。惟在不自滿而已。能不自滿。若海之納川。谷之應聲。何有新舊成壞之變易哉。

右第十四章

致虛極。守靜篤。主意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主夫夫物

芸芸。各歸其根。姑如凡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

常。人荷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

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此承言執古御今之方。惟致其虛之極而巳。欲致虛之極。在乎守靜專。篤而不移。萬物並作於吾前。吾因以觀吾之性。天繩繩綿綿。無象有精之體。于以見萬物之作。莫不各歸其根。是動而復靜也。靜則復其天命之本然。所謂適得吾體。不失其常也。人苟知此常道。乃天之命。人之性。物之生。則其方寸靈昭。前知如神矣。不然。有動必妄。樂其所以亡也。知常道者。則知天地萬物為一體。何所不容。何有不公。蕩蕩平平。非王道乎。能行王道。則如天覆幬而無外。如此則與大道為體。而無變易。所以沒身而不殆也。

右第十五章

王氏曰。此章論內聖外王之道。簡而盡矣。莊子之書。

與此相發者甚多。天道一篇尤為明白。蓋老子之註脚也。更推其極。則堯舜之精一執中。禹箕之洪範皇極。孔思之中和位育。皆不約而自合。學者。

於此默識而旁通焉則天壤間更有何事而其樂又何可量耶此前三章不見其後以前言道體本來如此人能執此以御今之萬變則古今不異可以聯屬萬有故曰道紀不新成以前言古之士用功體道其善如此後學能靜濁而清安久而生皆造微妙玄通之域而爲道之紀矣

太上不知有之

民俗

君

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

次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由其貴言功成名遂

百姓皆曰我自然

帝何勞

陛下自天廚之風聲

大道廢有仁義

此由

智慧出有

大僞

今觀

六親不和有孝子國家昏亂有忠臣

智慧上弊也誠欲救弊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

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

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之爲道乎

此亦承上章王乃天之爲太上者而歸於少私寡欲也。太上之世道德淳厚。熙熙皞皞。君不居功。民忘帝力。其次施以仁義。則親之而不能忘矣。又次別其善惡。則譽之而不能親矣。又次施以智力。則畏之而不能譽矣。又次習力不繼。則侮之而無所憚矣。何爲其侮之也。民不信其君也。民不信君。由君嘗有不信之事也。此無他。由其尚浮詞以相欺。遂不信而至於侮也。惟太上之德。雖功成名遂。相忘於道化。百姓皆曰。此我自生自育。非有所輔益而然。此無爲之極功也。由其貴言。句繳侮之等功。成二句。繳不知有之也。大道廢。八句。舉世道之降。以實親譽畏侮之故。欲任道紀以復太上之世。在清其源。夫聖智作法以治。

天下而巧僞者竊其跡以成其私。民失利矣。仁義本因人性而立教。教立而盜名者務掩飾有心作善矣。巧利本以資民生。貪殘者肆詐力而無厭。盜賊之源起矣。此知美之爲美。斯惡之徵也。故必絕之而不爲。棄之而不用。太上可復也。三者之效如此。聖智之徒何爲不務此而務彼。其心以爲此三者文彩不足。故制爲仁義禮樂。分門布類。使予奪各有所屬。是以民竊其法。漸至於侮也。豈知大道之世外相示以素。如未染之絲。內自守以樸。如未斲之木。惟質無文。是以雖有身而似無身。其有私焉者少矣。雖有心而似無心。其有欲焉者寡矣。無身本於無心。少私由於寡欲。欲寡則太上之世也。又何資於智巧之文哉。

右第十六章

舊三今一太上至自然言

忠臣言世衰道微絕聖至寡欲言反樸還淳下章則言淳樸可復也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

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明

衆人熙熙。乃且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

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一真自如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

皆有餘。我獨若遺。廣德若不足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漂

兮其若海。飂兮若無所止。衆人皆有以。可明我獨

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日享樸素

承上章言古今異尚如此。將孰從而法之。憂世而欲法古者。惟在絕學而已。天非日無以

煜物人非學無以致道故曰學者心之白日也而聖人乃曰絕學無憂是豈泚泚蕩蕩果無所用其心也哉蓋所絕者世俗之學而所貴者食母之學也世俗之學以多爲尚務在日益長智識生於高其用歸於辯同異爭是非譬之應人之聲一唯一阿僅有遲速之分速則爲恭進則爲慢以恭爲善以慢爲惡其事亦不甚遠也而世人於此妄生分別切切然畏之我亦不得不畏者小同於俗也歷茲已往凡事皆然學愈博而畏愈多莊子所謂小恐惴惴大恐漫漫發若機括留如詛盟殺如秋多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儻然疲敗而不知其所歸其爲憂畏荒遠無涯何時而可明指耶惟聖人於此道通爲一而率真以順人情無同異無是非則亦無憂畏矣故曰絕學無憂衆人熙熙以下形容絕學無憂之事熙熙樂而和也太牢王膳也春臺麗觀也俗學可憂而衆人反以爲樂者以博溺心也

泊靜也。非如卜兆之兆。未兆未形也。嬰兒未
孩。未有知也。來乘兮若無所歸。心無所住。駕
未知稅也。衆人有餘貨殖。屢中也。我獨若遺
望道未見也。愚人之心一句。結上生下之辭。
沌沌兮。是愚之意。設爲疑辭。以著其實。不愚
也。沌渾沌也。察察所以昭也。悶悶所以昏也。
漂海如舟。漂浮於海中。任其所適。而不知其
所定向。如颶颶之長風。隨其所起。而不知其
所止息。言隨世無意也。與乘乘若無所歸。相
應。有以有伎倆也。頑鄙無能也。反復形容之
也。母者道德也。萬法之所從出也。食者味之
而自養也。味道德而自養。則無爲而無不爲。
而其樂不可量也。又何暇爲彼世俗之學。而
自取憂畏也哉。聖人所以異於人者。在此。末
句總結上丈人。之所畏。至我獨若遺。言務多
能而我獨無能。自我愚人之心。至我獨頑且
鄙。言人務多知而我獨無知也。

右第十七章

薛氏曰老子以道爲至儒

老子者此其最先者也。竊嘗論之道者無爲而自然。天道也。仁義者有爲而後然。人道也。道者太極。仁義其陰陽乎。陰陽雖大。必存始也。仁義雖美。必有宗也。道者無方。無體。無爲。無名。而無所不爲者也。仁義者有名有跡。各有所宜。而不能相爲者也。至若帝王之治。亦有可得而言者。三皇無爲。其民無知。無欲。其大道之治乎。五帝尚德。其民慈良。而正直。其仁義之治乎。老子先道德而後仁義。意蓋如此。或者曰。仁義即道也。老子外仁義而言道。是不識仁義也。斯言近之矣。而理有未盡。何者。儒者言仁義即道者。以道不越於仁義也。老子別仁義於道者。以道包乎仁義也。其所從言者。

各有謂焉爾。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論語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穀梁傳曰：仁不勝道，自經傳之言，仁義往往有文同而意異者，當各求其指趣，不可以辭害意也。愚謂老子論道之極致，必以聖人爲標的。如曰：聖人行不言之教，聖人之道爲而不爭，中間不一而足。而此復曰：絕聖者，蓋斥明睿自居，具曰：予聖者也。其稱頌之聖，則無知無爲，淳厖樸素之德也。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恍唯忽。景時忽兮恍，其中有象。恍兮忽，其中有物。窈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誠自古及今，其名

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天觀

首二句承上章食母之意。容舉止也。猶曰威儀大德之容。若上章泊兮未兆以下是也。唯道是從。猶云依乎中庸。不隨世俗。即貴食母也。下文復形容道體雖無而實有之常也。物者有生之形象者。未生之氣。恍惚雖不可見。然似有似無。猶若有可見者。窈冥則昏昏默然。全不可見矣。精者成物成象之神。恍惚窈冥之中。實有操機握符之主。其精甚真。言無一毫假雜也。無假雜之中。非終恍惚窈冥而已。實有誠然之機在焉。精以性言。信以情言。此機自古及今。未嘗變易。未嘗來去。雖曰不可名。而其名常在萬物皆由之而出。是其以有常而徧歷無常之生生也。甫猶父也。衆父萬物之父也。閱衆父則莊子所謂衆父父也。老子自謂吾何以知衆父爲道之所閱歷。以吾回觀而知真精之信。不去之機在我。此食

毋之所以貴也。此字指吾心。堯夫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與此意相近。

右第十八章

此言道體之實有，皆從天機上流出，其所謂虛無者

亦惟不著萬物，不礙萬物而爲言爾。豈若務爲譏謗者，真歸斷滅之指哉。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

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

抱一者，明彰功長爲式也。

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

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

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希言自然。飄風不

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

能久。而况人乎。故從事於道者。由道爲體道者同於道。

德者同於德。不捨好失者同於失。隱惡揚善同於道者。道亦樂

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德教同善人同於失者。失亦

樂得之。自信信不足。有不信。信不足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所以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

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餘食物或惡之。故

有道者不處。

此言自然之道不可違也。誠金而歸之。以前言若非自然而實自然也。飄風至泥人乎。言

不自然也。從事於道至失亦樂得之。言自然。信不足至或惡之。是言不自然也。首六句皆古語。曲成萬物而不遺。遇主於巷。納約自牖。是曲則全也。父子相隱。無達則愚。枉則直也。水易蒲於黃汗。窪則盈也。否而泰。冬而春。敝則新也。皆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之意。少則得多。則惑言。蒲損謙益之常。以實上四句之義。又以起下文聖人抱一之故。一者冲和之德。虛無之理。自然之道。至少而無以加者。抱一爲式。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是也不自銜露。不自賢。能不自誇大。不自矜張。此抱之爲功。安於少而不外慕。所以與世無爭。天下皆服之。而無與爭者。此抱一所得也。可見古人之非虛誑誠足。以爲天下式。是全而歸之也。古語六句。舉一以該其五。全歸者。下文道者德者。失者。皆樂得之是也。此自然之道。天下罕言之。飄風驟雨。天地盈滿之氣。非自然也。且不能久。而况於人乎。夫人欲全而不曲。欲直

而不枉之類皆自務其有悻悻之氣非忘機
自然之道也其能久而不敗乎故抱一者大
同於俗不胥胥於分別滅否而滅否全歸之
是無爭而自然也設使於人之不齊者而分
別之心未忘是我信道之心未篤逆億時作
則不齊之人焉能同心一德以信於我也故
復反上文數語以見非自然者之自困猶風
雨飄驟之不久也此殆不能忘已以同人而
必欲自是者之弊也跛跨二句舉易見者以
見理之必然以起下四句義跛者起踵而立
以增高其身跨者開足而行以增濶其步可
暫而不可久以况自多者之無成且增惑也
擬之於物若殘棄之食附贅之趾非惟無用
且爲人之所同惡矣曾謂體自然之道者而
處於是耶

右第十九章

舊三今一王氏曰嘗讀老子至希言自然嗟然深嘆

道術之裂也。老子之明自然也如此。而世儒乃以爲勞攘。老子之貴誠信也如此。而世儒乃以爲陰謀。於戲。先橫不然之念。而有意以誣之。又何望其虛心體究。以會古人之大體也耶。愚惟抱一爲式。成已而成物也。先橫不然之念。失已而失人也。况欲誣人以非其罪。冥冥之際。顧無鑒臨者乎。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有名之始吾不知其名字。

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天流行逝曰遠。地無際遠曰

反。丁圭評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

王居其一焉。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皆不得已而然

然

混成一也。先天地生，無始也。寂寥無形之意，獨立不與萬物爲侶也。不改不變易也。周行充塞宇宙也。不殆安於自然，無終也。道本天地毋而曰可以爲毋，謙若不敢知之辭。此物本無可名，以其爲天地人物之所共由，故假借道路之道以爲之字。名者，自命也。字者，人所呼名之副也。徧覆無外，曰大。流行不息，曰逝。四極無際，曰遠。循環不忒，曰反。字不足以盡之，故強名之曰大。大又不足以盡之，故推言之，謂其大而不息，不息而無涯，無涯而不忒也。下篇反者，道之動。同此義，道爲天下母，天地田道以覆載三者之爲大宜矣。然非有王者則亦無以成能，故王亦大也。天地之間，惟有四大，而王乃居其一。欲稱其大法，地與天而已。欲法天地，道之自然而已矣。四法之指，非有次第，推其性情，出言不得不然爾。

先地而後天。虛實遠近之序。猶中庸先博厚而後高明也。王氏曰：地之法天者，乾呈象而坤效法也；地既法天，則王者法地亦所以法天矣。天之法道者，道無爲而天成化也。天既法道，則王者法天亦所以法道矣。至於道則自本自根，無爲而爲，無所法也。自然而已。王者法道亦法其自然矣。能法自然，則皇建有極。而天下法之，所謂抱一爲天下式也。

右第二十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於一日務營其私，不知輕則失根，躁則失君。

此承上章王之法地者而論其不可不法地也。首二句疑亦古語。蓋論物理之常。上句以

本末言下句以體用言躁猶動也動而妄曰躁君猶主也老子引之蓋言人之身爲重外物爲輕有身則茂育有地是身爲萬物之根也人之心爲靜百骸爲動心存則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是心爲百骸主也輜重以車行載物論道爲人所資賴之意猶曰執左契也以道爲母而食之以德爲文繡而服之是不離輜重也聖人終日行謂應天下之務任百體之官未嘗息也然而未嘗不由於道心未嘗不出於自然身道相殉輜重豈或可離乎當此之時雖有崇高富貴亦無足以撓其中者不惟大庭廣廈之裕如雖私居獨處亦自超然於物外此守其重而輕不失安於靜而動不躁也柰何人君有見於萬乘之多而忽視其身則以天下爲重矣豈不輕其身而妄動乎輕身則天下所仰以資其生者無賴矣是失根也妄動則心不能爲百骸之主矣是失君也王者可不以靜重自居也哉

右第二十一章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
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其在故無棄人。常善救物。其在故
無棄物。因其真情不虧我龍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
人。善人之資。敬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
是謂要妙。

五善言用法而不資於器者之無跡。正合聖
人之善世出於無爲。顯仁藏用之道也行也。
言也。計也。閉也。結也。人事也。轍瑕籌開繩物
體也。跡謫策鍵約人用物以爲功也。此五句

論理下文承言人事常者無時無處而不然也。襲明掩覆其英華也。智應明迷應襲大迷。無知也。師法則也。資助也。要簡約綱領也。妙體具包含也。與首章觀妙衆妙之妙同。非後世玄妙恍惚之義也。聖人於人物但無棄之之心。自成無不救之德。無棄人。是其救人之善。不見有救人之跡。故曰襲明在世情觀之。善者可爲不善者之表。正不善者可爲善人之驅助。若曰仁暴殊途。非暴無以爲仁之啓。即桀紂爲湯武驅民是也。彼有貴有愛。則分別揀擇。未免行私用智。其間取師取資。卒成已勞人離。雖欲救物而不給也。若聖人之無棄人也。由其心無所貴。無所愛。得失同樂。善不善同懷。混世而無忤。雖無不知而常無知。此大道之蘊。無物不體之機括也。篇首知美見欲正。與此異。聖人之善世也。如此。此無爲自然之道。不煩不泛。而爲萬事之綱領。是其要也。無思無議。而爲萬物之根源。是其妙也。

非達天德者不足以語此。王氏曰：人不見道，雖使擇善而行，未免有方。有方則有執，所以行不免跡。言不免瑕，計必用策，閉必用鍵，結必用繩。固曰善矣，非善之善也。惟聖人全體至道，虛無自然，其行也從心所欲，應用無方，如鳥飛空，何跡可涉？其言也，因叩而鳴，該括無遺。如風吹萬竅，何瑕可譎？其閱世也，物各付物，而萬物自理焉。用籌以爲策，藏天下於天下，而天下自安焉。用關以爲鍵，以人心結人心，而人心自固焉。用繩以爲約，斯固自然之妙用，而始爲善之善者矣。

右第二十二章

知其雄^用，守其雌^體，爲天下谿^{令上三句}。爲天下谿，常德不

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

亦合上三句

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

辱爲天下谷

亦合上三句

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以爲官長故大制不

表率

因材曲成

割

推行不昧曰知如知縣之知存養不失曰守如郡守之守三言知守皆是工夫但有動靜內外之辯雄動而施也雌靜而受也谿水所歸也常德天性之善人所固有故曰復歸不離知守之功存存於常德也嬰兒無知者也白人所共見顯也黑已所獨知微也式模範也天下既歸則以之爲式矣忒差失也既不離則無差忒矣無極虛也嬰兒尚有質無極則無體矣榮世所共取辱世所共棄谷者虛而能受足者無虧欠也樸有天質而無人爲

谿式句言聖人爲天下所歸谷一句言聖人受天下之善惟受天下之善所以爲天下之歸而天下以之爲式也聖人於設施處無時不知而中之存存者惟靜而受所以爲天下歸雖爲天下歸實則無知如嬰兒也於顯明處無事不檢點而於獨知之地則尤戒慎所以爲天下之模範也雖爲天下之模範而已德則復還其太虛詩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是也於天下所共趨者亦無不同而安身立命則在澹泊虛無之地是以能受天下之善而天性不虧也天性不虧即如未斲之木無用不宜而不期於用也與得毋知子知子守母義同樸散之爲器者五性異材各有定適聖人因材而用之如梓慶削木爲鐻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制而不制無割裂也

右第二十三章

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榮守辱蓋體用一原顯

微無間之義。自知守之義。不明於天下也。二千年矣。遂有謂此老以退步為學者。於戲天德之明。人皆有之。不知何如其為知。何如其為守也。

將欲取

念

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多心天下神

機散所為

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不可為之故凡物或行

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

人去甚。去奢。去泰。

此承言有志於豁式。為人心之所歸者。或起意務於有為。吾知鷗鳥舞而不下矣。何也。人之器識。莫非神之所為。機動於此。誠應於彼。不可以有我取也。有為必有敗。有執必有失。為之則傷自然。故必敗。執之則乖通變。故必失。所以不可為也。聖人知神器之不可為。故

於天下之物。或行而先。或隨而後。或咄而溫。或吹而寒。或強而勝。或羸而負。或載而升。或隳而降。萬有不齊之常。稟非人所能齊者。聖人則因其質而曲成之。率之以平易。使不任質縱情。因質生病。如六言六蔽而已。此所以能得人心。而爲天下谿式谷也。奢如言之文。誕泰如行之矜肆。不必儉也。去奢而已。不必恭也。去泰而已。皆所謂甚也。皆蕪人。已正大制。不割之實。使或多而肆焉。則雖白榮且不能知。而况雌黑辱之守乎。此義隨其位之崇卑。皆可師法。慎勿泥於取天下。而謂爲王者之事。取天下。與後章取大國。取小國。義同。論語曰。天下歸仁。能行五者於天下。皆與此章取天下之意同。非利天下也。

右第二十四章

神器指天位。其來尚矣。今以才器通之。何也。蓋

樸者。天人之所共。神者。樸散爲器。而有智仁勇之別。惟聖人不器。具太器。

用利器成器長而器使天下是故人之器識莫非神之所爲萬有不齊豈我一人之智識可以籠絡之乎故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考之易繫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民咸用之謂之神又曰立戎器以爲天下利聖人神道設教等語莫非以神器爲才能若以覬覦之心爲誠則老子亦所謂逆詐億不信者矣又何見美斯惡見善斯不善之云也哉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勝其事好還師

之所處方地也荆棘生焉大軍之後薄世天也必有凶年善者有道

果而已不敢以取強兵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

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夫佳兵者

不祥。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觀君子居則貴

左。用兵則貴右。可兒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主可佳也。必項恬澹爲上。雖勝而不美。自憚而美之

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之者。不可以得志於

天下。太平吉事尚左。凶事尚右。今之用兵偏將軍居左。上將

軍居右。者言以喪禮主之。也。故殺人衆者。悲哀泣之。

戰勝。是以以喪禮處之。此以道佐不以兵強

此章本意。實在君道。乃以臣道興言。意婉而詞可盡也。衛武公賓筵抑戒。深得此意。諫疏法此成已而成物矣。通章只主有道無道之辯。兵強天下。以兵示強於天下也。其事好還。

蓋以兵者人之所毒神之所疾不但出乎爾
反乎爾如楚靈齊湣秦始漢武之類荆棘凶
年亦足以相償也蘇氏曰兵之所在民事廢
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年穀傷皆以百姓
怨苦之氣干陰陽之和此恃兵之禍也誠以
善用兵者在於果決而巳不敢有副強之形
果與強形相近而實不同果者此心之決於
義而不疑也強者恃力而不知畏也矜自賢
也伐自大也驕自多也皆用兵之所忌也事
至於不得已而用兵惟以安天下爲心非求
強悍之勢以加於天下也是謂果而勿強何
以見其不得已設或樂於談兵有識者以爲
不祥心常惡之况好生之德者豈以用兵自
居耶今之有位者平居則以左爲尊至於用
兵則以右爲尊何也兵者不祥之器非好生
之德者之所尚是以不得已而用之亦惟恬
澹爲上不貪功不好殺雖此勝而彼負亦無
自喜之心設使以勝爲美是樂殺人也嗜

殺人者可一天下。樂殺人者與常情相反。不可得志於天下也。必矣。何以言用兵貴右也。凡吉事則尚左。凡凶事則尚右。至於用兵之時。偏將軍則居左。上將軍則居右。言以喪禮主之。是所謂凶事尚右也。至於臨陣殺人。多者以悲哀臨之。是戰勝不敢自美。以喪禮處之也。豈可佳兵以佐人主哉。

右第二十五章

舊二今一

道常無名。之樸雖小。天下不敢臣。驛使侯王若能守。

萬物將自賓。以言事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以言事民莫之令。

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不遂名相夫亦將知止。知

止。所以不殆。樸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

海

此承上章佐人主者以何道爲貴惟在樸而已無名者天地之始莊子所謂太初有無而無有是也樸之爲道其體甚微其用甚大其尊無上所以天下不敢臣也有天下國家者雖不免於萬機之應能含抱此樸而不失則淳龐之氣達於天下萬物莫不往來依附於前矣不但物之賓天地且降甘露百姓亦不待詔令而自雍熙平治也有道之治至此始可因情制爲禮樂刑政以綱紀天下使各安其分兵雖設而不用也經制之名既立則因名生法事變浸多當於有名之後察其機而就於簡漸還於樸勿使殉名守跡有生弊於機械也如此自然不至於危殆不然名勝而實衰去樸也遠矣樸之爲道乃天下之所歸譬猶水之爲江海萬川歸焉而無外者是以君子事道而不務兵也

右第二十六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情不奪性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

不亡者壽。

神氣

此章初讀之似藏頭語。蓋以上下章言道既明。此故不贅察察於外。昭昭於內。督力過人。寡欲自奮。此人已相形。可以見得失也。達生委分。隨在充足。勉強行道。日新不息。此內外相符。因得以見失也。所者居也。水者魚之所木者鳥之所道者人之所。所不失其所者。成性存存。須臾不離。即無搖爾精。無勞爾神也。失其所則不能安。不安則不能久。道者無顯無晦。無始無終。無今無古。其爲壽也大矣。人而體道。則與天地無間。形骸雖委於漸。盡道固

無終窮也。此汎論大道自輕歸重自事歸德之理。示人使知所勉也。意重末二句。夫謂死而不亡者壽。則長生久視之旨可識矣。

右第二十七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被萬物而不為主。似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常無欲。人可名爲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太。居故能成其大。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澹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然而用之不可旣。

汎不定也。左右無方也。大道無住無方。然而萬物恃道以生。而道不倦。成就萬物。而道不居。其有衣被萬物。若尊奉然。而不為主。禹之手足胼胝。而不居功。若可謂之小矣。然而萬物歸焉。若統領群衆。而常無欲。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又若可名爲大者。大小之間。無名可擬。左右咸宜。無器可指。然非積小無以成大。是以聖人圖細圖易。終不爲大。故能久而徵博。厚高明。參天地贊化育。而成其大也。大象者。無物不象也。無物不象。道也。人能執此大象。必爲天下所歸往。何也。以其歸而不受害。且得安寧均平舒泰也。今有鼓樂飲食於此。能使行者之留止。謂其有聲容之美麗滋味。一音甘故也。乃若道者。言之質直而無味。視之渺茫不快目之見。聽之杳冥不悅耳之聞。至於應天下之務。成天下之亹亹。雖及萬世。而不能盡此。所以爲大象。而爲聖人之所執也。魯謂樂餌之用。可同日語哉。此無之所以。

久大而有之可以限量也。萬物恃之三句。與篇首語意同。但彼就人而言。此專以道言者。

右第二十八章

舊本衣被萬物。下有不爲主三字。萬物歸焉。下

亦有此三字。含第廢之。以爲常無欲三字疑衍文。衣被萬物。可名爲小。即小德之川流。萬物歸焉。可名爲大。即大德之教化。不爲主者。乃無爲中契緊工夫。兩句中俱不可必。亦是一說。

將欲喻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

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

微明。大松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

器。機不能名也不可以示人。

章首八句言造化乘除之機如此非言人立
心也。柔勝剛以下方漸著人欲人謹於盛滿
而知歛順乎窮厄而守身也。孟子曰故天將
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是也。喻
張就一事而言強弱就一人而言廢興即喻
張而廣之也。予奪即強弱而實之也。此機雖
曰幽隱而實至明白者。故曰微明比之人事
剛折而柔存強暫而弱久。原始要終其爲勝
負實有喻張予奪之象。故人不能逃於造化
猶魚之不可脫於淵也。人其可以不畏天命
而任情妄作哉。彼仁義禮樂用世之具聖王
於此亦因天機之自然者而握之暫而不久
不敢建鼓以求亡子。故曰先王之蘧廬苟常
居之人將竊之以爲私媾矣。論語曰民可使
由之不可使知之。正謂此也。王氏曰將欲者
未然之機必固者已然之事。造化有消息盈
虛之運人事有吉凶倚伏之理。故物有將欲

如彼者必其已嘗如此也將然者雖未形而難測已然者則有實而可徵也利器不可示人之意與後篇云非以明民將以愚之相應莊子胠篋一篇則又述而明之爾利器兵也譬喻之辭蓋微明之道聖人用之則爲大道奸雄竊之則爲縱橫捭闔之術其害有甚於兵刃故聖人喻之以利器云愚按順渠未然已然之說優於諸家多矣

右第二十九章

先儒多因此章疑老子以權詐陰謀爲作用不

知其言天機也使今之淺夫俗子亦不肯自言其陰謀况不得已而出言以勸世者乎今於章首加天之道三字則其旨不辯而自明矣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

樸亦將不欲。不欲而靜。天下將自正。

道之常本無爲而無不爲。關尹子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此至人之心是也。侯王君能守。萬物將自化。語意與上章始制有名。多亦既自。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意同。作變動也。鎮者。壓定之。使不動也。承言民既化矣。及其久也。民之情志將動。而風俗將變。必漸加美於質實。增多於易簡。而稍稍貴於名跡也。惟聖人辯之於幾。防之於微。於是鎮之以無名之樸。言以者。非有心用之也。吾反樸而忘情也。使民安於是。而免於末流之弊也。無名者。天地之始。是冲漠無朕之時也。指此名樸。是無象也。夫用無名之樸。鎮欲作之民。是亦有爲也。故必併此亦不欲言。不欲者。非外之也。忘之也。能忘則雖無不爲。而實無爲。故常靜而天下正也。天下正者。亦歸於無欲之靜而已。

右第三十章

薛氏曰自生民以來訖於唐虞推其年數蓋三四萬

歲人道固當久脩而致飾矣。驗之詩書而唐虞之質可考也。由唐虞而上風俗之厚又可次第而推矣。蓋由在昔聖賢世出其爲治之方信有如老子之所云者故淳素之風久而不絕如無聖人則上古之澤勢豈能如是之悠久而文巧之俗亦豈俟周衰而始病乎。自周之衰至於近代僅二千餘歲而風俗之敝已極。嗚呼古者越二三萬歲而民俗之美曾不止息。後世越二千歲而風俗輒已大敗。其故可知也。愚按西原之論深得聖人立言之旨。司世道者有能懲文勝之弊不徒因之而思改之不圖益之必思滌之庶幾真淳可復。老子之心不孤也。不然譬彼舟流不知所屆誠可憂

哉。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曰：仁曰儉，曰戚。此人心之固有者，反而循之，在我而已。又何必老云？孔云而費辭說之辯乎？

老子通義上篇

終

老子

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第度之

叅校

下篇

上德不德

無心

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

有意

是以無德。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

故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

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

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再三以禮

故失道而後

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

聖和數

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

智

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

躬自厚

暫止

常住

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有為之禮

無為之道

此章大義原皇帝王伯之趨推古今淳漓之故。蓋挽今復古，執古御今之道也。不德無心，於為德博施而不倦，率其性而自得者，不失德。循規蹈矩，遵道而行，不由於自得也。上德無為二句，即解上文有德無德之故。言上德何以謂之有德，其心本無作為，有感而應，非有所為而為也。故曰不德而有自謙之德。下德何以謂之無德，其所行也，皆模倣故實，有所為而為者，故曰不失德而無真誠之德。上仁上義上禮，皆有形跡，以為持循者也。語其情上德不知有之者也。上仁親之譽之者也。上義畏之者也。上禮侮之者也。惻但慈愛，自然及物，雖有推行之跡，而無矯強之心。被其恩者，亦與之相忘，是為上仁。有裁割斷制之

施人懷畏威寡罪之意是爲上義禮者節文
斯二者而已然不無儀軌之詳文彩之盛則
人固有莫之應者至此而不知反尚因仍於
其事必至攘臂相加是則悖亂之極而爭端
起矣仁義禮既曰上必有下不言下者不忍
言也究其實則上義即下仁上禮即下義攘
臂則下禮也故復推原世衰道微之漸至於
禮而止何也忠信以脩禮而薄詐僞以脩禮
而起凡此皆以智自居而前識自許者卒成
大道之華而失誠信之本蔽天德之明而入
醉夢之端不亦可懼也哉是以大丈夫舍有
爲之禮而取無爲之道也厚指道德薄指仁
義實指忠信華指禮文處厚居
實以心言去彼取此以事言

右第三十一章

薛氏曰程子謂老子此
章分道德仁義禮爲五

此亦未之思也老子蓋究道德之終始
而著其厚薄之漸也且其謂禮者忠信

之薄。謂之薄矣。不曰非忠信也。前識者
道之華。謂之華矣。不曰非道也。是則老
子之言。不爲不明。程子亦未之思。爾或
又曰。仁義禮法。聖人治天下之具。老子
乃欲棄絕之。天下烏得而不亂。晉室尚
清談而廢實行。嗜放達而遺名教。老氏
之遺風也。此言既不足。以知老子亦未
知晉人之弊。爾老子棄仁義。將以宗道
德也。絕禮法。將以反忠信也。晉人棄仁
義矣。未見其宗道德也。絕禮法矣。未見
其反忠信也。江左之亡。務名高。溺宴安。
急權利。好聲伎。貪鄙偷薄。極矣。老子之
言曰。大白若辱。務名高乎。強行有志。溺
晏安乎。少私寡欲。急權利乎。不見可欲。
好聲伎乎。若畏四鄰。嗜放達乎。多言數
窮。尚清談乎。由此以觀晉人之行。與老
子不啻方圓黑白也。安在其祖述老子
也。嗚呼。老子之微言。未易言也。若其大

較則可得而知矣。故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王氏曰：史記諸書皆稱孔子嘗問禮於老子，且有猶龍之歎。其所得者當不淺矣。今觀老子之言，其薄禮文也如此。然則孔子之所問者，果何事耶？凡記所謂吾聞諸老聃云者，類皆膚淺支離，決非聖聖相傳之奧。至莊子云云似矣，又多寓言而人亦弗之信也。然則孔子之所聞者，果何事耶？嘗觀論語載孔子之言曰：「人而不仁，如禮何？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大林放問禮之本，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凡若此者，不一而足。自今觀之，所謂仁也，讓也，儉與戚也，非老子之所謂忠信者乎？不仁不讓不從先進而徒事夫玉帛也，非老子之所謂忠信之薄者乎？二聖授受之妙，其或在

此蓋後世之禮主於儀文度數之飾本
不足以當道德仁義之實故其出於忠
信者孔子之所取而其不出於忠信者
老子之所棄者也或又曰孔門之教主
於求仁易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仁
義即道也老子乃岐仁義於道德而上
下之其異於聖人也明矣愚謂易之仁
義與陰陽柔剛並言然嘗曰易有太極
是生兩儀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
見之謂之智故君子之道鮮矣夫兩儀
即陰陽也仁智猶仁義也陰陽之本在
太極仁智之本在君子之道老子先道
德而後仁義其意何以異此但老子主
於明道故要其極而言孔子則因人而
立教也譬之釋氏老子專爲求最上乘
者說而孔子則未免於接引鈍根云爾
善學者於此默識而旁通之見其異而
不失其爲大同也見其同而不惑於其

小異也。則庶幾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而道術之裂。或可以復完矣。按西原順渠之論。要皆合孔李門庭之見也。故曰道術之裂。授受其或在此。竊惟天無二道。人無二心。心者性之邪廓。二聖授受其有外於心性者乎。曰。仁曰讓曰儉。猶或可以於心性者乎。曰。仁曰讓曰儉。猶或可以外飾見至於戚其爲心性之發露也。真切莫有加焉者也。遭喪之戚。自然也。無爲也。非以仁非以義非以禮非以道德而爲之也。率其無思無爲之真而已。傍觀者謂之仁可也。謂之義謂之禮亦可也。率性而行非道乎。成戚而現非德乎。孔李雖無面授。雖隔十年。吾知其必在此也。其裂與否。貿貿焉者自爲也。於二聖所加損於道德何所加損。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

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

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一也。尚非一天無以清。將恐裂。

地無以寧。將恐發。顛動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

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

天下將恐蹙。跌蹙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侯

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也。非乎。故

致譽無譽。猶數車無車。是以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

石。

言得一而歸之於昔。則悲今之意可見。一者
虛也。下也。即性即道也。天地神谷物侯王六

者雖並言其實歸重於侯王蓋侯王者天地
神人之主誠以濡弱謙下以爲表虛空不毀
萬物以爲實則中和位育之功即此而在上
五句舉例以起君道故下文以侯王得一者
明之天屬氣故曰清地屬質故曰寧鬼神有
情狀故曰靈谷下故曰盈物有形受故曰生
真正也侯王在上天下宗之而取正也即前
篇爲天下式之義裂也癸也歇也竭也滅也
變也皆失其一之所致也貴高以位言賤下
以心言即其稱謂惟曰孤寡不穀可見其以
賤爲本以下爲基也賤下並言末止舉賤省
文也致譽無譽數車無車致譽自極其誇稱
猶具曰予聖之徒聞者且惡之又何譽之有
與王公不自稱王公而稱孤寡不穀反應數
車無車褫語也言自尊者不尊猶有車之人
多寡胷中自知不待稱數彼見車而稱數者
必非實有車者也車者物之粗大外見者舉
車以例其餘猶曰數寶無寶也大意只是自

有者不能有其有。自忘者安之而不知也。不欲碌碌二句。猶莊子所言上不敢爲仁義之操。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以取浮名也。玉。美物也。石。厲物也。碌碌。溫雅之聲。琅琅。粗礪之聲。言美惡之名。皆不欲有。然後不愧。冲虛之德。而爲得一之聖也。

右第三十二章

往來屈伸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

有生於無。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信中士聞道。若

存若亡。疑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故建言有之。古語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平當夷道若類。渾俗

上德若谷。虛大白若辱。涅不辭亦不滯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潛而不耀

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

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此上比目建言

乾旋坤轉。反復無窮。道之動也。無旋轉則無動矣。冲虛柔異。弱也。道之用也。不虛柔則不繼矣。此二句一章之綱。下文即原其幾以明之。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物生於有也。天地之始太虛而已。有生於無也。此二句即篇首有名無名之意。彼順言而此逆言之也。是故道無而已。其動其用皆有也。然其機惟反與弱上根之人聞之。即洗心歸無。以反為動。以弱為用。不肯孤負先哲之恩。不肯孤負此生也。忠信之薄者。恍惚意興。且信且疑。所謂執德不弘。信道不篤者也。至於世俗之人。安於鄙陋。聞無為萬物之根。以弱為用。以反為動。則與世情不合。必大笑之。以為浮誕之言矣。設使鄙陋者不笑。則亦齷齪粗劣之物。又何以

爲希夷微之道哉。故古之立言者有曰：明道者黜其聰明，反若愚昧；進道者損之又損。反若退却，進道至於平易，物無不容。若皆同類，無分別也。上德虛而能受，所以若谷。大白不皎皎，所以自異。所以若辱，廣德者乾健不息，所過即化。所以若不足，建立也。立德有志於立德者也。時當有爲，分在可爲，而其心猶若有不敢爲者，故曰：若偷、耻、躬之、不逮也。偷、竊也。若非已之所有也。真實資質，其言行無文飾，得者同於得，失者同於失，所以若渝、渝、變動不一也。不執已之所有也。地道大方矣，何有於廉隅？不設畛域，而律身不苟。此大方也不求速成，不急小試，所以晚成也。然器之大者，其成功必積久厚培，而後可適於用。非但無速成，小試之心而已。此十句皆有象可指，以虛爲用者也。至於天籟，則萬籟之本。天籟之聲罕聞也。乾道成象，萬象之宗也。而乾道則無形。此二句又證上文，以起下文。道隱無名，一

句。天地萬物莫非道之所爲。而天地萬物各
有名。各有形。惟道寓於天地萬物之中。而無
名。可名。然而其爲用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非惟供萬有之求。且足
以永終其德。是善貸也。不勞雕斲。形肖紛然。
又且栽培傾覆。是善成也。藏其用而不見。忘
其功而不居。虛無之道如此。此下士所以必
笑中士。所以或疑也。默識心融。觸處洞然。非
上士其孰能
能與於斯。

右第三十三章

舊三。今一。吳氏曰。按上
章得一。已專言用弱矣。

此章又以反與弱對言者。何也。曰二字
一意也。反者。邇所以弱之原。弱者。指所
以反之實。凡此書之言反者。即是欲用
弱也。言弱者。即是與群動諸有相反者
也。非弱之外別
有所謂反也。

此下言反者道之動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

載管輅

而抱陽。虛淡冲氣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

致柔嬰兒

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

致柔

往跡後驗

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

尤

戒

大端

此下言弱者道之用

將以為教父。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

教。無為之德。天下希及之。

此亦承上章道之善貸且成而明之與昔之
得一者一章相呼應道之體無也充塞細絃
中有不能泯之機是道生一也其流行往來
以漸成象其形則天地其氣則屈伸是一生

二也。生機不息。冲和成形。二生三也。陰陽交
姤。以形相禪。萬彙森然。三生萬物也。是萬物
得陰陽之氣。冲融和粹於一身。莫不本於無
者也。無則謙虛卑下。以爲德。是有知識者之
所不欲居者也。而王公貴人。乃以孤寡不穀
自稱。豈非知謙虛卑下之爲益。而一之爲道
之可貴哉。今觀天下之物。謙受益。滿招損。天
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人道惡盈
而好謙。鬼神禍盈而福謙。是人人所共以爲尊
信。我亦尊信之。而不疑。諺語有曰。強梁者不
得其死。此正益之而損者也。世人或信此言
爲損。益相倚之道。我則信此言爲最親最切
而尊之。以爲衆師之師也。何以言之。今夫天
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弱之勝強。損之
而益也。至於氣。無形而貫金石。無有入無間
無之御。有不但弱之勝強而已。觀此。吾是以
知無爲之有益。此泛言無之爲道也。聖人者
誠信之至德。不言而化。自行自然之應感。無

爲而功自成。此神聖之極功。虛無之妙用。彼有爲變幻者。何足望其涯涘哉。故曰天下希及之。不言之教。二句直與上篇知美知善。章語意相應。故曰吾是以知云云。嚴君平曰。有爲之爲。有廢無功。無爲之爲。成遂無窮。有聲之聲。聞於百里。無聲之聲。動於天外。震於四海。言之所言。異類不通。不言之言。陰陽化而天地感。天地不言。而四時行。道德無爲。而天地成。又何術以及之哉。

右第三十四章

舊二今一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名貨身得與亡孰病。是故

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可以長久。

此憫世人輕身徇物而導之也。名功名名位之稱非止聲譽而已多。猶重也。名者外物之浮而不實者較之吾身果孰親乎。貨者外物之無常者較之吾身果孰重乎。何爲外身而內名輕身而重貨哉。得名貨而亡身得身而亡名。貨果孰病乎。何爲於此而不辯也。遂承言好名者固結納以保之。然作僞心勞造物所忌其爲費也大矣。好貨者固多藏以積之。然益過生怨。神人所害其爲亡也必厚矣。得之之病如此。孰若不得之爲愈乎。是以有道者於貨也屬厭而已。不過分以求之。故可以免耻辱之病。於名也儻來而已。不犯難以爭之。故可以免危殆之病。不辱不殆可久之道也。內外之分。明性命之理。得此固全生盡年之要訣也。薛氏曰。知足者樂。今有之已多。知止者懼。後進之有損樂。今有者自得而無求。無求而豈有辱乎。懼後損者知幾而固守。固守而豈至於危殆乎。愚按西原之論雖近人

情尚有將迎患失之疵於老子之意微有隔涉止者在心則澄湛凝息在事則隨分無慕况知幾者又不可以懼損言也

右第三十五章

林氏曰此語千古萬古受用不盡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

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

清靜爲天下正

即事物之理以明名貨之不必徇而敬身者當自重也大成若缺五句疑亦古語皆言體道者之自守也成則可以無缺守之以若缺之心則其用無敝無新此所以爲大成也盈則不虛守之以若虛之心則無窪無盈此所以爲大盈也大直大巧大辯放此不言其用

者省文也。父子相隱，屈而直也，取諸人，以爲善拙而巧也。無道則愚，訥而辯也，其用皆不窮。此亦清靜無爲之道。事理之必然者，人苟不信，獨不觀諸人情之躁靜乎？躁非爲熱也，而熱在其中，故能勝熱；此皆無爲而勢所必至者。此心苟無一塵之滓，而寂然不動，則隨其身之所寓，莫不以之爲模範表率也。嗚呼！若缺若冲者，清靜之功也。清靜者，若缺若冲之成也。學者知此，則不敝不窮，以爲天下之正無疑也。又肯逐名貨而輕身哉？

右第三十六章

天下有道，千里卻走馬以糞車。天下無道，戎馬生

於郊。之原罪莫大於可欲，咎莫大於欲得，禍莫大

觀其所感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於不知足。故知足常足。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至。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此承上章知足不辱而申言之。天下之禍起於不知足。不知足由於見可欲。遂至於有欲得之謀也。北方謂千里馬爲走馬。天下有道言人人知足之世。雖有千里馬卻而不用以之駕田車也。天下各安其分。各守其國。盡力於田畝而已。所謂雞犬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也。不知足之世。不但兵連禍結。鄰國侵伐。雖四郊之內亦自生干戈。猶曰舟中皆敵國也。惟知足者隨大隨小。無歆無羨。不伎不求。雖簞瓢而裕如。雖茅茨而廓如。常自足也。又何罪禍咎之有哉。罪者法網之入。禍者患害之及。咎者怨尤之加。

可欲其端而欲得其究也。此義本易知。易見。惟知足者。中心恬澹。虛明。惟觀吾之所恒。所感而通。天地萬物之情。是以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彼迷於欲者。以耳目役其心。知聞見有限。而疑忘繼之。所以出彌遠。而自見其知之彌少者。由其心之不知足也。聖人之虛明也。通於一萬事畢。豈待行而後至。見而後名哉。是以情順萬事。而無情不見。有爲之跡。而物各得其成。此非無欲者不能及也。糞下。諸本皆無車字。按張衡東京賦云。卻走馬以糞車。是用老子全句也。朱晦翁語錄亦。有車字。蓋本衡賦云。車郊叶韻。缺車字則無韻矣。

右第三十七章

舊二今一

爲學

聞見

日益爲道

良心

日損損之

凡有覺滌併滌有之意亦滌之

又損

以至於無

爲

帝則自順

所以不爲而成也

得萬物之情

無爲而無不爲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

作聰明

得人心

兼德位

執私見成心

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聖人無常心。以百姓

公好惡

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順物而不立我此聖人之心也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之

忘取舍

彼遂聞見者

在天下。怵怵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

懷之而無情惡也

目。聖人皆孩之。

承上章言爲學日益出彌遠知彌少者也。爲道日損不行而至不見而名不爲而成者也。爲學貴博故多聞多見日有所益爲道貴約故去健羨黜聰明日有所損損者損私心而反無爲也。私心未易去亦未易盡故必損之又損然後私心漸盡雖有所爲亦行其所無事矣。取得也。天下者指人心而言蓋隨其所接而云非指海宇也。體道至於無爲則其得

人心也。常以無事。若使作爲。一出於有心。則非自然之道。勞而無成矣。故曰。不足以得人。心此論理也。下即事以實之。聖人於此。未嘗執已見。惟以百姓心爲心。善不善。信不信。存人不同。而吾之盡性。以乎人心者。則不二。是以謂之德善德信。聖人之心。何爲其然也。怵也。猶言兢兢業業。不敢用知識也。渾和同之。所謂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蓋將使天下復共無知之心。百姓方且傾其耳目。以伺察人之是非。而冀聖人是非之也。聖人皆孩之。待以嬰兒。不但同情於人。而且忘情於我。及其孩之既久。則不善不信者。可復善信。而其善且信者。亦將忘其爲善信矣。所謂爲天下渾其心者。如此。此所以無事。可以取天下。而爲道者之貴於日損也。

右第三十八章

舊二或一今從一內聖外王之道。在爲道日損。

一語。聖人之所有。純乎善信。施於人也。善以懷之。信以待之。視彼逆億。以自賢者。亦若嬰孩耳。此非聖人自賢自大也。專氣致柔。自是嬰兒。人已不

二而巳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

壽

天

二者天也

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

自取

人也

此上批評論情

據理為斷 諫

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避兕虎。入軍不

多端

起

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牙。兵

衣

御患

解不避不被之故

解不受傷之故

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此章詞意甚明白。解者多鑿。不暇悉辯。讀者平易其心。義自可見。自無而有。出而生也。自

有而無入而死也。皆指機而言。莊子曰：萬物出於機，入於機，又曰：其出不訴，其入不拒，是也。生之徒，稟賦有壽者也；死之徒，稟賦夭折者也。斯二者，天之類也。有人於此，本爲壽之徒，而動輒入於天之類，斯則人也。大率以十分論之，各有三分，謂三者共九，而餘一則歸善攝生者。鑿也。立言者，豈必分釐毫忽之必盡哉？夫何故？詰其動之死地之故也。謀生多方，勞其神，搖其精，溘然漸盡，不得終其天年也。復引古語以警之：攝生之善者，老莊屢言之。今復爲之贅說，以虛靜爲裏，以柔弱爲表，塊然如木石之無知，倜然如嬰兒之無欲，忘生虛已，大同於世，不縱情，不忤物，是以物莫能傷也。無死地者，是謂攝生之善者也。王氏曰：至人者，明乎無我，反乎無朕，忘其肝膽遺其耳目，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友。人但知其無死，不知其本無生也。苟非其人，私計身心，妄生念慮，內則有疾走之跡，外則

來猛虎之患矣

右第三十九章

道生之並德畜之物形之勢因材而篤。質長短。成之不能不然。是以萬物莫

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

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有者於物。長之育之撫摩。成之熟之滋潤。

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

謂玄德不自尊貴自然尊貴不見尊貴之跡。

此章言道為萬物之祖。曲成萬物之德。意在學者體道脩德。以躋世於上古也。萬物在天。地間。有生生之機。而未成象。屬之道。一見幾微。即有元亨利貞之象。各遂其生。乃屬之德。

故曰道生之德畜之管子曰虛無無形之謂
道化育萬物之謂德是也至於物形既出則
長短高下貴賤彼此相形而此既顯相形之
跡其勢必至於彼此相成而後安如非長不
成短無短不見長非賤不見貴非貴不成賤
各安其分然後謂之相成惟相成乃爲道德
之本然苟不相成而相殘相忌雖亦形勢之
所生必竟出於有我之私非道心之流行者
也四之字皆指萬物而言又曰物形之者此
物字猶言質也其言道德之尊貴蓋吾心羞
惡是非之發見莫非道德之所爲是其尊之
貴之之機非有所使而然也尊者恭敬奉承
之謂貴者奔走服役之謂莫之命而常自然
者羞惡是非之心與生俱生不學而能而慮
而知故曰自然章首道德並舉此獨言道而
以德置於終先體後用也道非德不顯德非
道無本前言生畜綱也生畜之中尚有許多
精細條目長者猶提拔也育滋息也成任質

不斷也。熟成而久也。養純德體物也。覆愛護也。此皆極言道之曲成萬物之機。雖極尊貴而未嘗自尊自貴。其尊其貴皆出於自然也。末四句。雖與上篇同。彼就人言。此以道言也。王氏曰。生者自無而有。所以資其始也。畜止也。養也。孕毓之義。所以資其生也。此二者。自物生之前言也。形者。氣之聚也。聚而人。則爲人之形。圓顙方趾。配天配地是已。聚而物。則爲物之形。羽毛鱗甲。親上親下是已。故曰。物形之勢者。形之止也。止而人。則成人之勢。剛柔男女尊卑貴賤是已。止而物。則成物之勢。飛潛動植。洪纖高下是已。故曰。勢成之。此二者。自物生之後言也。夫物之形勢。原於道德。如此。是以萬物之生。莫不尊道而貴德焉。薛氏曰。物無生而貴者。天子之貴。命於天。諸侯之貴。命於天子。惟道德之尊貴。無所命者。而本自尊貴也。亦通。

右第四十章

天地間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萬事萬物性也

道也

道即雄白餘

性即雌黑辱學也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死。塞其兌閉其

守母

逐子

幾

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

讓

照

幾

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

自隱其真

常如不得已適

之頃

用

是謂襲常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

謹何敢自居其光乎

平曠

當其云綱

整潔

天下

有司承田燕

畏大道甚夷而民好逕朝甚除田甚蕪倉甚

之將乃承朝

飲

私家

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

誇非道哉

始者道也。道本無始。即天地之生而曰始也。道生天地萬物。是爲天下母也。道爲母。則凡發用皆爲其子矣。首二句言道之體用。既得其母。以下皆就修道者而言。言既知道爲萬物母。反之吾身。道即在此。是得其母也。既得其母。則凡成天下之聲。聲者莫非由道而出。是因母而知子也。知子者。無感不照。由體達用也。既能常知其發用。則精神之凝聚。又當堅守其道。心抱一無離也。如此則與道爲體。不入世途之險。所以沒身無危。殆之心。或曰。毋。坤道也。子。坎。艮。震。巽。離。兌也。知六子之應用。守坤之翕。受而乾。則妙於其間。而無朕。所謂不離體用。而不著體用者也。塞兌以下。詳知子守母。所以不死之意。兌。口也。塞兌。不議也。門。意也。閉門。不思也。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亦此義也。能謹言釋意。則終身應用。而無勞。何也。物感於前。不得已。而應之。非有所設也。非有所取也。故不勞。不然。

危殆有所不免矣。何以能謹言忘意。其功在
視於無形。允恭克讓而已。視於無形。見小也。
無形之小。而獨見之。非至明不能。允恭克讓。
守柔也。守柔者。濡弱謙虛。以自居。物莫與之
爭。且隨在而得愛敬焉。是守柔之強也。是以
學者用吾天德之光。以照萬物。而安身立命。
惟歸虛靈不昧之地。庶幾可免。然尤災禍之
殃。如此。則謂之襲常。薛氏曰。光者。明之發。心
之感。通之用也。明者。光之本。心之知。覺之體
也。心體不能不發於用。用之不已。而不知復
反於本。縱其情。而害其性。是貽其身之殃也。
以感通為斯須之用。以退藏為真常之本。則
於內外動靜之理。得矣。襲重也。此目用之常。
復有常道存焉。故曰襲常亦通。介然以下。申
明襲常之功也。我者。就體道者而言。非老子
自謂也。介然者。有頃也。猶云介然用之而成
路也。施者。敷施也。以受為慊。以施為畏。與知
子守毋建德。若偷意同。達之於用。常有必不

得已而後行之意。故曰：惟施是畏。所謂言若
不出口，身若不勝衣者，言我用光復明之時，
湛然澄寂，使我忽然有感，將以闡大道於有
為尤必兢兢業業，不敢輕率有為也。善襲常
者如此。夫道之在天下，蕩蕩平平，無偏無黨，
人已內外本合一而無異。此其甚夷也。不知
襲常者，徇私逐物，見小欲速，舍大道而趨捷
徑，觀其朝，寧修整美潔，而農田蕪蕪，家無儲
積，正可憂之甚也。而為上者，方且服文彩，帶
利劍，厭飫於飲食，厚斂蒲贏。若此者，是亦取
非其有於昏夜，而以驕人於白日之類也。豈
古聖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之道哉？此好徑者，日趨於危亡，貽其身之殃
而莫救也。

右第四十一章

舊三今一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

不章

即善之證

於祖先

自然

其道

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

此

良心同也

善建善抱二句。雖未著事物意。實在君子之立業也。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強爲善而已矣。人之有所建立者。惟務於善。則其機在我。故人不得而拔之。有所捧持者。惟務於善。則善者我之固有。又何由而有脫也。即觀人之祖父立業在善者。可以傳世。而子而孫。良心思慕祭祀不輟。非不拔不脫之徵乎。不然。式微之詠。黍離之悲。後人復哀後人。

也善者道之通于人而可欲者故以此不授
不脫之道修其身則純一之德無失也竊謂
絕學而日損真性乃常存是也人能備此純
一之德于身則推之無不準動之無不應自
身而家而鄉而邦而天下亦皆不拔不脫矣
餘修身之餘所及也長視餘加長也豐視長
加大也普視大加徧也此道何以能遠近無
疑而行之無礙乎蓋吾之心即千萬人之心
千萬人之理即一人之理也觀者取法也猶
云治也以吾身而觀吾身則可以觀衆人之
身可以觀衆人之身者以其心之同也吾又
何以知此道可以修之於天下而天下皆不
能拔不能脫乎實以此良心之不二也以身
觀身即以人治人也四句只是物各付物意

右第四十二章

王氏曰以身觀身或謂未免於自私不知有道

者以身觀身乃觀天下之一身爾隨其所在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不敢

踰雖曰貴以身爲天下而實可以托
於天下豈若盜誇輕死之徒厚其身
而薄天下不知出乎爾者反乎爾又
何以望不拔不脫之道哉愚謂此句
以言語論之爲家邦天下發端以事
實論之爲家邦天下立本何言乎自
私也薛氏曰朱子嘗謂人皆言孟子
不排老子不知老子便是楊氏愚按
楊氏爲我蓋學老子之道而得其一
偏者猶墨子學大禹而差者也考諸
老子之書如此章所云豈徒爲我而
已耶至於他章所謂萬物恃之以生
而不辭衣被萬物而不爲主聖人常
善救人故無棄人既以爲人已愈有
既以與人已愈多如此類者不能悉
舉由是觀之楊氏之學不盡合於老
子明矣昔人謂孟子不排老子其言
殆未可非不然孟子何以舍其師而

攻其弟子哉。學者知孟子不排老子。庶幾知老子之道。未可輕議也。愚謂孟子闢楊氏。不闢老子。猶闢許行。不闢神農。闢墨氏。不闢大禹也。後世學未及古人。而能闢孟子之所不闢。斥孔子之所稱者。吾不知其何見也。

含德之厚

抱不離

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

鳥不搏。骨弱筋柔。

雖

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

則

而

峻作。精之至也。

自然

終日號而嗑。

其

不嗟。

不撓本體

和之至也。

知和曰常。

應感而不如意曰和。知和即知常。

知常曰明。

妖

益生曰祥。

神

心使氣曰強。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含者藏畜而不露也。厚者深積也。即抱一不離也。赤子。嬰兒也。毒蟲。蜂蠆之屬。以尾端肆

毒曰螫猛獸虎豹之屬以爪足拏按曰據攬
鳥鷹隼之屬以翼距擊拏曰搏鯨赤子之陰
莖也作舉也精如精氣爲物之精號啼也噬
咽也嗄咽破而聲嘶也和冲氣爲和之和和
之至者得於天之本體未嘗失也含德而極
其厚如赤子然雖遇惡物不能傷也虎不食
醉人不食嬰兒以其神不散也何也彼赤子
者骨雖弱筋雖柔而手之握則甚固氣之專
也未知雌雄之事而陰自能起純陽之精之
所使也不言氣而止言精省文也終日雖號
而聲不變嗄者自適其情不撓其性和之極
也握固言氣鯨作言精不嗄言神含德之厚
者如此其心常含至和而無變無滅是謂知
常能知此常則幻妄不足以惑之故謂之明
前篇云復命曰常知常曰明易曰各正性命
保合太和是和即命命即和命以天賦而言
和以人情而言彼多方以求益生之道此念
即謂之妖心有所係而動氣以乘之即謂之

強梁生本自然。委之以無爲可也。蓋生者以天爲不足。以人助之。是謂妖孽而禍生矣。氣本冲和。惟守之以柔弱可也。心使氣者。以心而動氣。是乃剛強而暴其氣矣。凡此恃壯以趨於老。與知常曰明者相反。是謂不道。不道者。以氣則耗散而日消。以神則昏擾而日微。豈能久於世哉。竊謂毒蟲三句。在此爲衍文。蓋以毒蟲不螫。攫鳥不搏。二句事理紕繆。且文義無可附也。

右第四十三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苟能謹言塞其兌。口以。閉其門。意。挫其銳。利。

以至。至。不。不。不。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

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

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首二句汎言以起下文乃明含德之厚者其
用功守中也道隱無名知道者自明自覺何
象可言非故不言不能言也其務言者英華
是逐忘其所從出非不能知不及知也下文
發明不言之可貴塞兌以下六句解見前篇
此畧不同此承知者不言以盡無言之益塞
兌緘口也閉門淨意也言由意出故無思爲
本二句是綱下四句是目挫吾之銳以解世
之紛和吾之光以同世之塵在己在人銳鈍
明晦兩無分別與世大同無跡可見則其含
德幽深微渺而不可識所以爲厚也夫如是
則心同太虛纖塵不染望之儼然不可得而
親即之也溫不可得而踈少私寡欲不可得
而利同人于野不可得而害不羨寵榮不可
得而貴不嫌卑汚不可得而賤盖有人之形
無人之情超然於萬物之上天下之貴何以

加此。即義之交曰親疎。即物之加曰利害。即位之過曰貴賤。皆因情而見者也。

右第四十四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

法令

智巧

時弊也孰知

學問也

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

今觀

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

此非以正以奇者乎

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

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

無事之取天下也如此故

者

苟務正奇則

民自樸。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

心矣。須知

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

無正以手反則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固日久。於善之術執滯不知禍福

石事之悶悶也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

而不耀。

此亦承善建善抱含德之厚而言。一悲後世
敝而不知救也。與繫辭上古結繩而治。後世
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正。萬民以察。同音
無事。取天。下篇內屢見。蓋深致丁寧之意。以
爲今之時。以正治國。惟務紀綱法度之明。束
縛馳驟乎民而已。以奇用兵。深謀詭策。掩襲
凌奪乎人而已。孰知無事可以取天下乎。吾
何以異於人。而知無事可以取天下哉。亦以
吾心而觀古今人情而已。利器權謀智慧之
類。可以服人者。本不可以示人。今日多則示
人矣。技才能也。巧巧詐。非止工藝也。奇物謂
珠玉珎玩。奇異難得之物。非止器用也。四句

相承言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者何也
以法令滋章而盜賊多有也人多利器
器國家滋昏者何也以民多技巧而
奇物滋起也不斥言君而曰天下曰
人者緩辭也蓋法令繁則刑罰不中
民無定趨漸激而為盜此民之所以
彌貧也上務智慧則奸偽日生變亂
黑白壽張為幻併仁義聖智而竊之
此國家所以彌昏也以正治國者其
究如此故古聖人有言我無為而民
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可以證無
事可以取天下也上苟有為則民日
趨智上紛擾則民作慝上生事則民
不安其業上有欲則民忘其真此四
句其機歸於無欲有欲則病也事與
為外之擾也誠能無事如聖人之所
言其政悶悶則其民化於樸而醇醇
矣苟法令滋章其政察察則民勞於
缺乏而盜賊多有也缺缺貪心不足
常若有缺之意倚者

依於傍也。伏者藏於下也。大抵天地鬼神之機以人情爲之準。禍福相爲倚伏。往來無窮者。慎無恃其法令以爲服民之具。須知法令久則必敝。敝則設奇以救之。雖曰一時之善而妖孽實自此始。民迷於是非其來已久。豈可復爲察察之政以啓其闇智亂政之心哉。是以聖人之處世一惟順物之情。因物之形各成其性而不參以己之能也。方必有廉。廉出於直。割傷破也。劇絕斷也。肆縱情也。耀矜張也。王氏曰。方方正也。廉廉潔也。劇亦割也。皆稜角傷刺之意。直劉直也。光明也。四者皆善行也。然常人自有其善未免生弊。方必刺人。廉必礙物。直則狂而肆。光則炫而耀。始也本正而反爲奇。本善而反爲妖。其究也本以求福而反伏乎禍矣。聖人之道無爲也。四者有時而應用而不自以爲善而執之也。蓋超乎衆善之上而出乎禍福善敗之外。夫何弊之有。政之悶悶而民之醇醇也。以此無事。

不可以取天下乎亦通

右第四十五章

舊二或一今從一薛氏曰昔司馬遷作老莊申

韓列傳其言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後之學者讀遷之書不詳乃以爲申韓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其亦誤矣夫遷所謂皆原於道德之意者此統論三子云爾其曰慘礪少恩則專言韓非之弊非謂亦原於道德之意也至蘇子瞻又傳會而爲之說曰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遊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商鞅韓非求爲其說

而不得其所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
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張文潛亦曰
無情之至。至於無親。此刑名之所以
用也。考亭頗以二子之言爲然。且曰
太史公將老子與申韓同傳。不是強
安排。源流實是如此。噫。彼二子文士
之言。特言之成章。則不顧是非之實。
蓋無足議。獨考亭此言。殆亦考之不
審者矣。古者刑名之學。雖有宗於黃
老者。然不過假其一二言之近似。若
其大體之駁。豈真出於黃老哉。且申
韓殺人。以行法。而老子有代大匠斲
之喻。申韓挾數以御下。而老子有以
智治國之戒。安有道不同如是而謂
其源流之同哉。然則考亭之言。意者
以蘇張而誤。而蘇張之誤。實遷啓之
也。予嘗謂後世知尊老子者。如遷。蓋
寡要亦知老子之淺者爾。如曰皆原

於道德之意。斯言亦不能無失。若夫以申韓同傳。則又失之大者。予觀申韓之術。其責名實。循理勢。雖畧放於道家。因應之說。乃其實則苛察繳繞。正老子所謂察察之政。以此言之。固不可以爲原於道德之意。至若二子之行事。曾不得與老聃之役齒。惡可取其一節之或似。而猥使之同傳哉。自遷創此論。或者因文傳會其說。使老子不列於經世之書。且負謗於後世。遷不得辭其責矣。

金叢

適情從於無情也

應皆成已以成物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唯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

世爲天下法

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古語

此章解者多因章內有國字遂以治國爲訓竊惟治人之道財散則民聚厚往而薄來固不可嗇至若事天則莫知其所以爲嗇矣愚見以爲此與復卦大義相同曰人曰天皆就吾身而言人者形也天者性也猶曰修身養生莫如嗇嗇謂所入不輕出所用不多耗是故嗇也者留形惜氣之要術也早復不待有失而後復自童真時成性便自存存故曰早復其言復者必反觀而後見也重積德德者天所賦性所具物我無間相孚相濟者也早復既有得矣以嗇爲道則所入所用充實光輝益增於前故曰重積德猶曰徙義所以崇德也德既重積則吾之神氣冲融無入而不自得故曰無不克如此則至誠無息不知老之將至是謂莫知其極也學至於此方可謂之踐形是即君有國也國喻形骸何以謂莫

知其極此性既早復則所以爲萬物之母者
在我而形骸皆其所生形神不離而神爲之
主則其形豈不長久住世乎古人所謂深根
固柢長生久視之道如此吳氏曰氣爲身形
之母氣能留形而形亦能留氣氣之生於下
者如木之有根養形以培其根則根深矣氣
之榮於上者如果實之有柢養形以滋其柢
則柢固矣根深木不枯瘁柢固則實不殞落
根深柢固者形之留氣也
長生久視者氣之留形也

右第四十六章

晦庵曰老子言治人事

要收斂不要放出又曰凡事儉則鮮
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
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被他說
得曲盡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
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修養者此
身未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

早復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
養之僅可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
如某此身已自衰耗。如破屋相似。東
扶西倒。雖欲脩養。亦何能有益耶。今
年得蔡季通書說。近來深晚養生之
理。只是城郭不完。無所施功。薛氏曰。
晦翁之言。得之而不盡者也。西原此
語。緩詞也。愚惟只要收歛。不要放出。
此非親證。蓋影響想像也。無放即無
收。無歛則無出。天地之間。屈伸消息。
無頃刻之停。無一物不同。但吾人形
生神發之後。只是飛揚馳逐。處多雖
天機不能無收歛。要亦不能勝其放
出者。是以昏迷醉夢。鮮克終其天年。
老子所謂齋。非閉而不放出也。不輕
縱也。城郭不完。破屋相似。亦非親證
之言也。人無二心。心無二念。不論老
幼。知得修省。纔肯齋。以爲功多寡受

益。若日東扶西倒。是未知在一處用功之言也。此念扶則不倒。倒則非扶。爲仁由己。豈有施功無所者。又曰。城郭不完。不知所指何物。若指形骸。原無損失。若指精氣。則生生之機。天人之間。未嘗止息。但有老少強弱之不同。用功有難易。爾余患人之以遲暮自棄。不能勵朝聞夕死之志。如衛武公之求警於國也。故復贅此。以發西原未盡之意。

令語

不擾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泣天下。其鬼不神。非

人神相安相忘

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

遠天

亦不傷神。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此言爲政易簡。在和氣充積。神人合德。首二句。喝破本意。下文申明之也。國將興。聽命於

人國將亡。聽命於神。亦此意。以道涖天下。行其所無事。則百姓各安其生。各治其業。鬼神無所顯其靈異也。鬼謂陰陽之常職。神謂陰陽之英爽。惟人道乖錯。上下嗟怨。傷天地之和。則陰陽之氣。始失序而災殄傷人矣。聖人不擾於天下。與鬼神合其吉凶。鬼以人有德而歸順。人合神之德而不乖。故曰交歸。列子曰。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此聖人不傷神之所致也。故治大國之方。若育小鮮。不擾而已。豈惟大國。雖臨天下者。亦莫加此。

右第四十七章

愚謂烹小鮮。與鬼不傷人。義不相蒙。予直以爲

育字之誤。均以不擾爲事。烹恐糜爛其質。育恐驚擾其生。烹期於適口。育期於生物。此千載不疑之案。體道者孰取焉。

能其

必議

納

歸如爲

虛受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

勝牡。以靜乃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得小國之心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得大國之心。或下有意以取。或下而無意

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夫兩者各得未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先居

此承治大國在乎不傷人而言其不傷人之
原於能下也。交會也。取得其心也。以取取人
也。而取取於人也。下流如水之爲江海也。大
國者小國之所向慕而賴之以爲安者也。故
爲天下之交。必若海之居於最下。而後衆水
歸焉。下而不靜。則擾擾汨汨。雖得物歸而不
寧。近者不悅。遠者何自而來。正與育小鮮相
應。必如物之牝者。常以虛靜勝剛躁。蓋靜可

久而動不能久。剛折而柔存也。故北之勝牡
靜而下也。今之大國能以謙下自居則小國
附之。小國能以謙下自居則大國納之。或取
人。或取於人。皆以能下爲德。而機權則在於
大國。原大國之心。不過欲兼畜人。不兼畜則
德不足以遠施威。不足以遠御。一國不附則
不可謂之兼畜。小國不過欲入事人。不入事
則不能保其國。欲兩者各得其願。則大者宜
爲下。何也。我苟不能下。則小國以我爲無禮。
或政事他國。雖曰小國之未能下。實由我不
能下以起之。故大者所務尤當以下自居也。
孟子謂仁者以大事小。樂天者也。可以保天。
下。智者以小事大。畏天者也。可以保國。大
義同此。孟子論交鄰。故兩平。此論心曲及統
御之道。故責在大國。責歸大國。更有綱領二
家之言。或疑不同。各有攸當而已。

右第四十八章

道者萬物之奧深尊善人之寶未純不善人之所保美

言可以示尊善行可以加人庇人之不善皆在所保何棄之

有故發使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

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

求以得不犯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此即前章萬物尊道貴德之意而申言人當
自求尊貴也奧尊也深遠也寶者珍重而濟
物者也保者保聚之義依之而求安也美言
良言也如法語異言之類示開啓人之蒙蔽
也尊行動靜有法舉止不苟也加人起人之
敬重若我加於人上者此二句即實上爲寶
所保之事以見道之爲奧於萬物也大旨重
在善人故下文乃原其心只是無棄人而已

拱壁合拱之壁駟馬一乘之馬道者萬物之所尊何以見之今有見曉於冥冥得珠於淵象者則以之爲寶守之而不失用之而不窮在衆人亦依之而爲安雖日用不知而懼禍圖存之心不能忘是道之所保也道之利於人無善無不善如此所以爲萬物之奧也何言乎善人之寶而不善人賴之以保也體道者有嘉言則可以開示不善者而使之善所謂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也其有善行則威儀赫咺有以動觀者之敬信所謂與人並立而人自化彼因得以免禍也原其心見人之未善且將哀矜其無知何忍置之度外不與曲成之也其度量無所不容如此則其可尊可貴爲何如陳白沙曰若無天度量爭得聖胚胎故立我爲天子置我於三公居有拱壁之富行有駟馬之先人爵似亦可貴矣不如安坐而進此道以天地萬物爲度富貴之無比也且古之所以貴此

道者豈不日有求則得有罪可免耶。蓋求之在我固無不得。親九族而九族睦。平章百姓而百姓昭明。協和萬邦而黎民於變時雍。盡事親之道而頑父底豫。是求以得也。畏天尊道。嗜慾循乎天理。不縱情不妨物。罪固免矣。設以君子而或不仁。仁政所在。宥過無大。是有罪亦得以免也。即其覆育無知富貴不能加。固爲至貴矣。況能給人之求。免人之罪。則天下之可貴者孰加於此。此所以坐進此道之獨勝也。末句總繳上四端。

右第四十九章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網人一事目人

人道腹物不拘

惟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

蓋

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

以

也

故能成其大。衆人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

以聖人尤難之。易細何也故終無難。其安易持。其未兆

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

於未亂。所以無難事物莫不然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

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不知幾微大爲者敗之。執者失

之。事前事後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

常於幾成而敗之。以不知幾也若能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

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末無欲心始良能學不學。復衆人

之所過。用智巧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此承上文而言。言坐進此道之方。因以見無爲之實功也。首句與末句正相呼應。大小至成其大。言心之大小。輕諾至無難。言心之難易。其安至未亂。明圖之於易也。合抱至足下。明爲之於細也。爲者敗之。至故無失。承二敗字而言。民之從事至無敗事。承二終字而言。是以聖人至末。總繳前六段意。以歸宿於無爲也。其意以爲進道之方。何如爲其無爲而已。何以爲其無爲也。身之所行。以無事爲真宅。若禹之行水也。口之所食。以無味爲咀嚼。食毋也。即淡而不厭之物。至於外感。不論其大小。多少。雖有怨。亦惟稱物平施。而不敢匿怨。有所作爲。以報之也。引伸觸類。無適不然。是則可謂無爲矣。大抵善圖難者。必先於其易者。而圖之。善爲大者。必先於其細者。而爲之。蓋以天下之事物。初本易而小也。以人忽而不圖。故至於難與大。是以聖人自始至終。無時不知。無事不謹。幾緘方見。不敢以爲易。且

小也。必預爲之圖。故能無事不濟。無物不成。不見其有爲而能成其大也。凡人於人之見求者。不自量而輕諾其終也。必不能踐。是以寡信。由其見事不思乘之以易心。及其終也。或力不贍。或時有阻。乃至於難踐。初約勢則然也。聖人重然諾。愛嘖笑。故當事之易且小之時。不敢輕忽。至於終不見其難。良以事變未至於大時。勢尚安也。故易恃禍亂未有朕兆。息之則易謀。蓋以禍亂初起。其結構尚脆。而易破其幾至微。而易散。事勢然也。聖人炳於幾先。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所以無難也。今觀物則有然者矣。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苟折毫末。則無合抱之木。平累土。止初步。義同。豈非脆之易破。微之易散哉。折毫末。平累土。止初步。不見其有爲也。至於合抱九層千里而後始爲之。不亦難且大哉。祗見敗事而已。若復執其爲難爲大之方。而不改。必至於失。

其所有而後止也。聖人於事之前，無作爲之意，故不敗於事之後。無固執之意，故無失衆。人不知此機，故凡有所事，至於將成而終必敗者，以其忽於幾微，至於難且大，而後逞其有知有爲也。苟知慎終如始，如聖人者，則無敗事矣。慎終如始之義，不但世事之操持不失，亦子之心亦檢身之終始也。故復原聖人，無爲之本，在見素抱樸。衆人所不欲，聖人欲之，難得之貨。聖人所不貴，衆人貴之，是以聖人欲在無欲，不貴難得之貨，以起天下之爭心。絕學無憂，爲道日損。衆人之所不學，聖人學之。前識日益，聖人之所不學。衆人學之，是以聖人學在無學。凡衆人之所迷誤者，聖人皆將使之復歸於無過，以輔其自然之道。使萬物各得其所，而不敢有所作爲，以害之。此無爲之益也。

右第五十章

舊三今一猶龍翁所謂無爲者此章顯其幾矣爲之

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此其作用之大
都也孰謂此翁忘世之學刑名之術
而與舜孔
異道哉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

安且誠漢去其知識

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

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

無難其

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趨利爭名之情

其心若名名利交歸

意本言治而但曰爲道蓋以復民性爲主民
性復而天下治矣初發其端次原其故下即
歸責於君也言古之知治道者凡其設施非
欲開民之知識實欲反其誠樸也察察之政
利器示人開其知識也悶悶之政爲天下渾
其心反其誠樸也知識開而日漓誠樸反而

日溥非以道治天下者孰能察其幾乎孔子
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何以言之生民
之初混沌未鑿智慧未開教之則易施令之
則易從逮夫積習於智僞舞術以自便巧文
以避法而上之人始無如之何矣民之不可
明也如此然民之尚智豈無因而成俗哉良
由司治者啓之也故設機伏阱法制詳明以
智治國若將以範圍百姓也政察察者民必
缺缺而反爲國之害廓然於中坦然於世有
感即應無將無迎是不以智治國也民猶獸
之在壙魚之在淵若將無統紀也然而不以
智治國者政則悶悶而民醇醇民之質矣日
用飲食非國之福而何明民而反爲害愚民
而反爲福此兩者非善爲道者不能知也知
之則可以爲天下楷式矣爲天下楷式則淳
樸不鑿知識無形豈非精微幽深之治乎蓋
此玄德深而人不易測遠而人不易窮與超
利爭名尚察察者相反然其究也名利交歸

至於大順。順者天之道也。百福之總也。治而至於大順。則國之爲福不可量矣。既云以智治國。反而言之。當云以樸。今不言以樸。而曰不以智。聖人知言之功精純。乃如此。蓋言以樸則樸亦一術。用之以爲治也。其去用智也。幾希。惟云不以智。則去其智而已。智去則坦然無事。蕩蕩自適。隨感而應。無所用其知識。此惟默識而已。莊子謂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深得。不以智之旨。於是益信有德者之必有言也。

右第五十一章

濂溪先生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佚。巧

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周子之意。與此章之指相近。是以晦庵謂其言似莊老。云愚謂是非之心。人所同也。肆觀國初開創。上下俱醇樸。故政簡而民安。叔季之世。上下俱闢智。

術故政繁而民亂民亂而智者死愚者存愚者存而天心安天心安而聖人出天下定矣漢宣唐德宋神三君之後比之開國之時則智之賊國也可信矣楊龜山曰生齒繁則天下亂故孔子必欲富之而復教之也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谷聖人

欲上民書之職必以言下之民脩率之行欲先民民必以身後之民是

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

天下樂推而不厭無上之心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

之爭

此正上篇後身身先外身身存之實亦以終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之意其立

詞體製猶詩之興。即物以起所欲言者也。王之爲義。本日歸往。詩云及爾出王書。法六義會意。人君法天爲治。爲人心所歸向。遂以爲尊稱。善下者誠然甘下。無所求。無所憎愛也。江海居於極下。而百川朝宗焉。以其誠然甘處百川之下也。聖人兼德位而言位。則本其所有德。則有勉之之意。位本居於民之上。欲盡居上之責。安居而不危。其播告之辭。勞民勸相。極其體悉。且以孤寡不穀。自稱無自尊自。大意本行於民之前。欲脩率先之行使之。信從而不悖。必其躬行務實。裒多益寡。極於謙下。且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無一毫自賢自是之心。故聖人雖居萬民之上。而民不見其壓已。雖行於萬民之前。而民不見其妨蔽乎已。是以天下之民推戴而不厭。民之推戴。由於不重不害。不重不害。由於下之後也。以下後自居。是聖人不與天下爭能爭貴也。此民所以樂於推戴。無能無貴以起爭心。

也。蓋我以言下人，天下感之而亦下人矣。我
以身後人，天下亦感之而後人矣。天下皆下
人，後人又何有於爭哉？其樂與不重、不害相
應，推與不厭莫爭相應。末二句申結其義，解
見前篇。林氏曰：雖有聖人之德，猶且謙讓自
居，非圖於上人先人而爲之也。况衆人乎？亦
通王氏曰：聖人不爭，何爲而欲上民先民也？
哉？民生有欲，無主乃亂。天生聖人於其間，必
命之以爲天下王，使之居上以臨蒞之，居先
以倡導之。蓋亦有辭之而不得者矣。然既受
命而當是任，必盡其道而後可下之。則雖處
上而忘乎上之尊，故民亦不以爲重而壓已
也。後之則雖處前而不圖前之利，故民亦不
以爲擾而害已也。夫民以爲重且害者，不能
一朝居也。所謂時日曷喪是也。反是，故天下
欣戴而無厭，數之心。所謂後我后，後來其蘇
是也。由是觀之，則聖人所以能爲天下王者，
亦以其善下爾。

右第五十二章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
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
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
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
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
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設或不勝不固

之爲德

此言聖人之道大而難名者。惟在謙下而已。
慈者。謙之發。人稱聖人之大。而又病其似不
肖者。猶曰。博學而無所成名也。然不知其無
所肖者。正以其大爾。若有所肖。則同於一物。

何足以爲大。故曰久矣。其細也。下即反覆言其所以爲大。而似不肖也。舉世皆以武勇廣大。強梁爲賢。而聖人所貴重者。一切反之。真有似乎不肖矣。然不知勇者不能慈。而慈者必有勇。故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廣者不能儉。而儉者必能廣。故曰與之粟九百。辭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強梁者不得其死。而不敢爲天下先者。乃能成器之長。器者人之材能也。故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是則不肖一物而無物不可肖。此其所以爲大也。今指當時而言。莫不舍慈而務勇。舍儉而務廣。舍後而務先。亦惟期肖於斯世之所尚而已。今之犯難而行動之死地。雖欲肖也。其可得乎。成器長。猶言首出廢物爲天下君也。末復結之以慈。蓋慈者人心之良能。三寶之首。能慈則儉與後在其中矣。後即克讓也。人而能慈。則近者悅。遠者來。雖鄰國亦且仰之。若父母。以戰則勝。子弟不忍攻其父母也。以

守則固。子弟不欲棄其父母也。縱有來敵來攻之。寇多助之。至亦必能勝能固。設或人力不逮。天亦將救助之。以慈召慈。故天亦以慈衛護之。不使其受傷敗也。漢高濞水之風。光武潯沱之水。非其證乎。曹操符堅吞噬無厭。勇敢甚矣。吳晉雖未爲慈。不得已而禦寇。猶爲彼善於此。北船燬於赤壁。風鶴疑於青岡。豈非舍慈儉讓而務勇廣先者之必死乎。

右第五十三章

舊二今一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如此

則

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其必幾喪吾

慈儉後

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慈也

此申言慈之爲寶也。四善字。三言用兵一言。用人三言用已。一言忘已也。下者不武不怒。不爭之本。武壯而大也。用兵之常。軍容必欲其壯大。整飭士卒。必激發其怒氣。而後可以臨敵。取勝之道。必較曲直。以奪氣。善勝者不。然其爲士也。武不賴於軍容。戰不賴於奮怒。勝不在於較曲直。其武也。尚德而已。其戰也。恬澹而已。其勝也。廟筭預定而已。是何也。善用人而不自用也。用人之所以善者。虚心下人。取諸人以爲善也。夫其取諸人以爲善也。是不爭之德也。不恃已之智能而用人之力。以成事。如天之無爲而成。故曰配天。此惟上古聖人。德極其至者。能如此。非中古與今之所及也。故曰古之極。又推原慈之所以爲德。

由於不敢之心遂即善用兵者之自言其心也。不敢爲主不伐人以召兵端爲客不得已而應敵也。雖爲應兵亦不敢少進求與敵遇寧遠退以避敵此二句兵家之常言。老子取其善而稱之也。復申其意以爲不敢少進而寧遠退不忍人之臨於危也是以雖行而無向往之心不攘臂以執兵雖有臂而無用臂之心雖遇敵而無必戰之心雖執兵而無恃兵之心不敢輕敵如此是知機事不可不密所以臨事而懼也。由此觀之禍莫大於輕敵兵驕者敗輕敵則刑人惟恐不勝將喪吾不恐人之心矣。幾者將然之辭初有輕敵之心必有所失以失爲懲創則不至大有所喪也。儻輕敵之心如故必至於億喪貝而後已曰幾者警其預謹也。吾寶兼慈儉後而言而慈爲本也。故觀兵者於凡兩敵舉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憫殺傷之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已。齊破燕圍即

墨城中哭聲聞於野出戰齊師敗績蓋樂殺人者違天心失人心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竊又以爲輕敵喪寶亦養生者所當知莊子畏途之喻正憫世喪寶於刀口蜜也

右第五十四章

舊二或連上章爲一今分此自爲一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

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

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知_其不知上

不知_其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

其病病

儉也

老子自歎天下莫之信從蓋承言儉之爲寶也其言道也德也教人柔弱謙下而已也此

亦甚易知甚易行者奈何世降俗頽人以勇
廣先爲得莫察其言之易知是故莫能行其
柔弱謙下之事也又自表其言非無稽也愚
者自不信爾宗統一族君主一國者也其言
原於道德是言有宗也可以明得失之辨考
成敗之跡是事有君也惟夫貿貿焉空老者
不知道德爲何物不信柔弱謙下爲易行所
以不察於吾言而不能信從是可歎也知我
者希則我貴矣前既歎之此若幸之何也非
幸也深憫之也若使人人知我之言則我與
衆同不足貴矣今知我者希則吾言爲希有
之物豈不可貴哉欲貴者人之同心也示我
之可貴啓人之求貴故復致意欲人不以易
而忽之也遂言聖人不求人知以證人不我
知之故即爲腹不爲目之意聖人之言貌雖
簡樸不美而中有至德存焉亦猶夫人服被
粗賤而中懷純粹之寶豈可見外之粗賤而
不求其所蘊之純粹哉既謂知我者希而復

爲是言者望人之知而行之也。既又恐其強所不知以爲知，則弊愈甚矣。故指真知與識情之異，使之知所辨也。常知而無所知者，性之本也。猶鏡之明也，物至知知者，性動而識情生矣。猶鏡之照也，眩於物交之知而不察真知之無知，世之通弊也。故得道者復於不知，斯爲上矣。上者即上德也，即上篇所謂除玄覽，能無疵，滌除玄覽，是工夫無疵，則復本體矣。此云知不知者，是知其本體也能知其不知者，則無所滌除而自無一疵者也不。知道者不肯精明其本體之知，則昏迷於外，惑逐照而忘明之所在。一切妄知妄見，牽情蔽性，成愚成狂，是爲病也。知妄之爲病而惕然，知反妄斯去矣。聖人無妄知之病，由其以妄知之病爲蔽心之病也。是謂知其不知者爲上。欲知吾言之易知而見之於行，其惟知其不知者乎。夫惟被褐是以莫知其懷，玉惟所懷者玉也。是以不病。

右第五十五章

舊二今一即艮卦之義

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
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
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以之言問
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
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見黃帝而問
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
朕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
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
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狂
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知謂黃帝
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
應我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
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
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
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
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

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
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

生。夫唯不狎。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

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此復申明不敢先之義。言不敢先者。無威可畏。太上不知有之。是民不畏威矣。民忘帝力。則四海共戴。一出言而天下應之。非大威之至而何欲大威之至。其功在於安分盡心。即身之所居者。不敢忽畧而有過分之思。其所賴以爲生道者。則盡心力而爲之。不敢以爲勞而厭怠也。其功如此。非二端也。惟其不敢忽畧於所居之位。是以不厭怠於資生之業。自知自檢。飭盡分也。不自見。不誇張其所有也。即其自檢。飭是自愛也。不誇張。是不自貴也。

也。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聖人自知原
於自愛。不自見。原於不自貴。勇於不敢。自愛
莫加焉。非自檢飭不成。自愛。勇於不敢。真不
自貴也。稍自表暴。即是自貴矣。自貴者必有
取心。惟不自貴。所以民不見其可畏也。去彼
取此。去敢而取不敢也。

右第五十六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常理也或利或

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尤難之。天

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

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無威之威

此承上言。勇者決也。決於敢。謂決於有爲。如
任情恣意。則取死之道也。決於不敢。如謙讓

不遑是保身之道也。兩者利害本甚明。然亦有幸不幸。而所遇反其常者。故或之。此機皆出於天。其不敢而利。本然之感召也。隱微之地。蓋有人不及知。而天獨鑒之者。故利害所加。不能以吾之見爲定也。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雖本於性。其實有命於其間。所以聖人於此。持其難其慎之心。必求盡分以盡其性。不敢委於命。而忽於所遇也。大抵天道有先屈而後伸。先伸而後屈。禍藏於福之中。福寓於禍之內。非取必於目前者所能知也。蓋以天之爲道。不與人爭。而人莫不服從之。不待有言。而無感不應。無所呼召。而常若有臨之者。坦然無事。巧於計畫。此天網之所以廣大。若踈濶。然未嘗有一報之。不稱情者。此聖人所以尤難之。而決於不敢也。末二句。總繳上四句。不爭不言不召。坦然踈也。善勝善應。自來善謀。不失也。只言人不能勝天之意。古語此老有記性。無急性。與此意同。

右第五十七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

巧異

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嘗有司殺者。夫

民得不死。一爲奇者取

死罪我也天也

竊死懼民。今字天。第六

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

有不傷手矣。

況代司殺乎

此承上言。何故聖人尤難之也。蓋人之情。不
畏死也。奈何爲政而任刑者。欲以死懼民哉。
若使民果畏死。彼凡爲奇巧者。吾得執而殺
之。則孰敢以身試有司之殺者。夫司殺。天道
也。鬼神存焉。吾不可以上下其手也。今爲政
者。竊弄威福。不顧天理。是奪司殺者之權。以
殺人也。豈不猶代大匠之斲木乎。非大匠之
任。無大匠之能。而欲代大匠斲。吾知木未斲

而手已傷此聖人所以不敢輕視民命而任情於好惡也夫民不畏死非止所惡有甚於死之意乃俯仰衣食無所賴則冒死而求之此不畏死之情故承之以饑與難治而繼之以輕死皆所以足不畏死之義吁嗟乎悲夫知奇巧之犯禁而復爲奇巧固不免於死矣知天理之有報而不顧天理其能免於天刑乎希不傷手之戒將必有信之者

右第五十八章

草莽微臣朱得之粵仰稽我

太祖高皇帝御製道德經序有曰朕自即位以來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問道諸人人皆我見一日試覽群書有道德經一冊見其文淺而意奧久之見本經云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棄市暮有百人乃爲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朕知斯經乃萬物之

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

於戲休哉。

天縱

至聖乘時御天。從善好古。不徒空言。若決江

河。永世無愆。敢爲我

太祖此序頌。利世而溥。浩浩惟天。亦又何求。

仁人之言。慈母嬰兒。不見其愆。敢爲

老子此

章頌。

風越塵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

風越塵

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

多。其責重。其智巧

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

莫不與。至如物之微者。

貴生。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

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堅強處下。柔弱處上。

半之

尊之

承上民不畏死而原其故。天下之物相生相養。本無不足。民之有饑。以其上之徵科無常。所入不足以資其所出。是以不足以供旦夕。而至於饑饉。則難治矣。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政事紛更。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國多事則姦邪生。所以難治也。饑而至於難治。則不以死爲事而輕之矣。其輕死之故。以求生之厚而不得。遂至於輕死。由是觀之。難治起於饑。而至於輕死。固以貴其生而求厚之也。至於上之務有爲而食稅多者。亦以貴其生而求厚之也。故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設使上不厚其生。則可以無爲。不至食稅之多。民將易

治矣。下不厚其生，則素貧賤，行乎貧賤，不至
抗法而輕死。故曰：大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
貴生。賢之云者，勝也。又原難治之情，以示戒。
欲人不輕其死也。今夫人之生也，柔弱其死
也，堅強人之所共知也。強者硬也，讀作去聲。
言不虛受而自用者也。萬物莫不然。草木物
之微者也，其生也柔弱，脆其死也枯硬，何爲其
然也？和氣融而柔弱，和氣去而堅強也。是故
堅強者，不論人物皆爲死之類；柔弱者，亦不
論人物皆爲生之類。此天地間有形質者，體
段皆如是也。至於世事，兵強以爲能，則人預
有以待我，不足以取勝。木有堅強之質，則爲
匠氏所共取，而不得如柔弱者能保其生也。
所以物之堅強者，人必賤之；柔弱者，人必貴
之。處下處上者，置之貴賤之列也。

右第五十九章

舊二今一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
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
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
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
恃。^{至於}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邪。

張弓者。弓人調理弓幹。使之和平可用也。調
理而曰張者。屢屈屢伸而試之也。下四句皆
其事。即此可以觀天道損上而益下。損有餘
而補不足也。天道均平。而人情反之。炎者趨
而涼者棄。富者譽而貧者毀。此其遠天也。甚
矣。求之於世。孰能以我之有餘。以奉天下之
不足乎。惟有道者。與天合德。而後能也。故稽
之往聖。凡天下之事。莫不爲之。不自誇其勞。

至於功成。亦不自居其功。若此者。豈非不自顯其能耶。此以有餘奉不足之道也。何以能有餘。聖人不積。既已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惟所過者化。則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矣。

右第六十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其無以易之。代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疑似若反。

上章剛柔並舉。以見得失。此復剛柔相校。以見剛之必不如柔。而證之以古聖之語也。正言若反一句。則猶龍翁憫世。莫能行而指其迷。以爲此正道也。聖人之所行也。其無以爲

反乎王氏曰。今夫水指之則勝。躐之則勝。柔矣。而非其至也。至於藏垢納汙。處衆人所惡。而其柔弱無以加矣。然而以之攻堅。則千仞之隄潰於蟻穴。而堅者不能勝也。以之攻強。則燎原之勢。撲爲灰燼。而強者不能勝也。欲攻堅強也。果無物以易乎水矣。由水觀之。則凡柔弱之勝剛強。其事易見。其理亦易明也。亦吾之常言。易知易行者。然而天下卒莫能行其知者。何耶。蓋水以藏垢爲柔。人而如是。世俗之所耻也。故復引聖人之言。以曉之。受國之垢。如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是也。受國之不祥。如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是也。其後卒爲主爲王。居然可見矣。正言若反。老子斷聖人之言也。謂此言本正理也。世人但以樂勝耻負之爲強。而不知耻。非其耻者之可醜。又不知引過自咎者之爲勇。故視之若反。爾倒置之民迷也久矣。

右第六十一章

舊二今一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

柔順卑下皆在左心所辨合

左。勢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轍。天

道無親。常與善人。

物我相形之際。設有相責。怨之所由生也。相責不已。怨之所由積也。怨積而讐。讐成而不易解矣。我欲從而解之。不能不出相規之言。使之退省。以要於和也。夫以積久未平之心。而聽退省規過之言。我雖尊且愛。彼非清明大勇者。不能無少芥蒂也。有之則成心難忘。彼怨未釋。而我增其餘怨矣。非善也。是以聖人執左。勢而不責於人。左下也。卑順也。人心契合在卑下。聖人之所自安者在此。蓋契券之爲用。一扎而中分之。執左者以待合。執右

者以來合右常求左而左無求於右右常動而左常靜也周禮謂左司與右司取是也聖人盡其在已而不校乎人之得失其象如此則於世之親疎恩怨一聽於天斯乃可以爲善也司契只在人情真處事理公同處盤桓司常道司常名也司轍只在形跡顯明處較量司可道司可名者也此王霸之辯王者合天霸者侮天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柔順若水豈非合天之善而爲天之所與乎此則揆有餘而補不足之明驗也

右第六十二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知誠而不用使民重死敬身

無外慕

無趨競

而不遠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

各自

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

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
至老死。不相往來。

廣土衆民。不敢以自誇。惟小國寡民。或可自
任。以其易治也。即此一言。非中心謙虛。懦弱
者不能也。什伯者。編物爲行列。以一計十。以
一計百之名。器以什伯稱者。言外見風俗同。
而閭里裕也。器用雖多。而不用。以其無貪求。
不營爲也。上無道。民或輕死。且遠徙。以避之。
國有道。則各遂其生。以死爲重。不苟且。以致
疾犯法。且懷土而無外慕。不輕去其鄉。所謂
死徙無出鄉是也。此二句是綱。下文是目。舟
車甲兵四句。不用什伯之器也。甘其食。以下。
重死。不遠徙也。章內三使字。責在政本。君風
民草。可不慎歟。有舟車而不乘。趨競風消。無
往來也。有甲兵而不陳。爭奪機息。無戰伐也。
民淳事簡。上古之俗可復也。雖有書契。以代

結繩今使之不用書契而用結繩也何以見之。以所食之食爲比。以所服之服爲美。充然自足。以愛養其生。所以重死。不厭其所生也。以所棲之居爲安。而安之。以所與之俗爲樂。而樂之。不狎其所居也。無待遠交。以市利。不事游說。以干時。所以不遠徙也。知止知足。如此。是以最近之邦耳。目可以及其物。色者。往來不難也。民亦無往無來。不但一時如此。雖至老且死。而猶然也。非知止知足。安於自然者。不能食服居俗。以人情緩急爲之序。舟車甲兵之不用。由於知止知足也。惟其資生者。足以自樂。所以雖至近而無交。而舟車不用也。况甲兵乎。况遠徙乎。

右第六十三章

此老子憫世之瀉戰爭將不息故著此書篇終

聊爾自詐得善人之道以爲君長也
與文王既沒文不在茲當今之世舍

我其誰意同。而老子且不以我與於其間。蓋亦以爲不必其功之在已。有能用其道者。則淳樸可復。而種種多事。不待禁而自息也。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言也善者不辯。辯者不善。行也知

者不博。博者不知。此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

財散民聚

府庫其有

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無害。聖人

之道。爲而不爭。

信言者。心觸而聲發。如喪之戚。滴血尋屍。懇切簡易。何暇爲美。凡有華節。可以悅人。不免經營結構。影響外馳。必不由衷也。善其事者。爲之而已。盡心盡力。惟恐其鯁曠。何暇與人較長短。辨是非。其好辨者。襲短掩長。出奇闢巧。於其所事。必不能縝密令終。知者湛一之。

區虛靈不昧一疵不存廣大如天地無窮如
四時專一而精明何暇爲博其務博者汎問
遠思廣記格式勞其神而忘其心之明視而
不見聽而不聞食不知味所謂仰面貪看鳥
回頭錯應人者何所知乎信言二句是綱善
知二端是目然有相因之義博生辨辨生美
三者雖歸宿於美信其肯尚富也博以多聞
強記而言非知性者也辨以是非去就而言
非忘我者也美以眩俗迷真而言非率性者
也不積三句知者之不博也天之道四句善
者之不辨也務博者貨而殖之故有積累之
多守知者洗心藏密空空自如隨感而應隨
應而竭故曰不積此實過化存神之意爲人
者以善爲人謀并舉其未善使人自擇所從
也如多言不如守中無私成私之類已愈有
言其爲已謀者即寓於爲人之中生生之不
窮也與人者以善言勸助於人使其去惡而
向善去有爲而務無爲如知美爲美則惡矣

上善若水之類已愈多言左右逢其原無入而不自得也豈若務博者聞見有限乎此索齋之謂也或曰以物周急如財散民聚府庫皆其有也至若天道無言發育萬物若見何者可利何者可害則有辨有爭也有利無害一而不貳何辨何爭觀天道可以知聖人聖人之於世凡所以植民之生復民之性者無所不用其極匡直輔翼使自得之而已聖人不與力焉故曰爲而不爭愚謂篇末二章前自表其所行此自表其所言是爲常道而非可道之道也五千餘言意不出此其曰無名者原天地未生之始不爭者要聖哲始終之功也

右第六十四章

王氏曰自邃古以及三代之末其間若聖與賢

若是乎其衆也其所建設興衰治亂之跡其所圖畫是非取舍之故若是乎其夥也而老子曾無一言及之人固有疑其不博者矣先虛無而後名

迹上無爲而下有爲。厚忠信而薄禮。
文寶慈儉而盜誇靡。崇樸素而賤智。
慧生冲和而死强梁。福止足而禍貪。
欲好謙下而惡盈滿。二篇之中。正言。
若反。如此者。不一而足。人固有疑其。
好辯者矣。然而聖人之學。非不博也。
無所事乎博也。聖人之辯。非好辯也。
不得已而後辯也。學者如知其不博。
乃博而辯。實不辯也。然後信其言之。
爲信言。而不暇爲美之故。篇末丁寧。
之意。其在此也。夫其在此也。夫。

門下姪許友民熏沐膳真

老子通義下篇

終

老子通義後序

竊惟道德之在人心根於有生之初其平易恬澹之本懷止水可稽也乃今趨尚之相去若或倍蓰什伯而千萬焉者知識開而嗜慾熾習而驅之激而導之若烈風鼓狂瀾於江海勢不能已非其性之本然也老子之學知天之機故諄諄以反樸還淳跂望於吾人淳樸不失而道德藹然矣究其終始蓋無時無處而非以是爲功也若

夫知雄守雌欲喻固張出生入死以正治
國諸章大義千載晦蝕得我叅元翁而始
明如孔子志據依游先道德而後仁藝者
亦因是而居然可見也爍弱歲獲灑掃師
門者僅旬月未能實見良知之爲德故於
五經諸子多未領會賴翁提撕誘掖三十
餘年若寐若醒不能一日而離翁也及見
翁所爲老子通義忽若大寐之醒乃取而
詳翫之始愧其功之不繼而知識盤據若

固有所然者不勝其悲由是知夫人者不立
盡性之志不聞先師之教不見叅元翁此
簡豈能洗其知識之崇哉豈能辯其爲知
識哉豈能甘心不任知識以爲用哉是故
忘其資生之急謀鋟諸梓以共於人人或
曰千載晦蝕於老子何損通義之作於老
子何益而子顧若是乎大之何居余應之
曰雖無損益於老子不有損益於是經乎
孰揚波以重後世之眩孰澄源以復人心

之初必有能辯之者或者默然遂述此以
寄區區之私於末簡

嘉靖四十二年春仲望日靖江後學陳爍
熏沐序

